元史

列傳

一百三十五之卒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4
24

文庫11
D284
24

010190563605

列傳卷第二十二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 翰林待制兼直國史院修撰王禕 奉勅修

鐵哥 术

鐵哥术高昌人世居五城後徙京師曾祖父達釋有謀略爲國人所信服太祖西征高昌國主懼以錦衣白貂帽名達釋與謀達釋知天命有歸勸其主執贄稱臣以安其國由是號爲尚書太祖班師諸王言桑帝曰達釋之子野里术虢勇善戰所將部落又强大聞其人每思率衆効順未有機便盍致之乎太祖

是其議即詔給驛馬五百道與俱來既至引見甚
重之丙午太祖西征野
戰有功甚見親遇王方以鋒蓋障日而坐及聞野里
未議事喜見顏色稱善文之既退撤其蓋送之十里
遂得燕長四環衛之必閹赤壬辰從國兵討金以戰
功最多賞賚優渥甲午副忽都虎籍漢戶口籌其賦
役分諸功臣以地人服其敏鐵哥未野里未長子也
尤沉鷙有才嘗有擁兵叛者鐵哥未率族人與戰于
魚兒濼時軍興簿撽繁急鐵哥未一以其國書識之
無遺失着帝嘉焉至元中擢為隆州達魯花赤適

德安府達魯花赤適
率衆先登冒矢石身
將怒將屠其城鐵哥
城中之人何預焉盡
主將嘉其誠懇城遂
達魯花赤所在咸著
海壽載其柩歸葬京
政事柱國封雲國公
事裕宗宮至元十五
汴鄭大疫義堅亞禮
命所在封郭搆室廬
土人蔡知府者以衆叛鐵哥未
被數槍猶戰不已遂討平之
術請曰叛者蔡知府數人而已
誅其黨與而止毋令濫及非辜
得全累官至嘉議大夫婺州路
政績大德已亥卒成宗勅其孫
師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
謚簡肅子四人義堅亞禮幼給
年爲中書省宣使嘗使河南適
醫藥以

畜病者由是軍民全活者衆遷直省舍人承中書檄
徵考上都儲待及還 帝賜錦衣貂裘一襲以旌其能
出爲湖州路達魯花赤卒于官月連术同知安陸府
事八扎同知宣政院事孫九人海壽義堅亞禮子也
由宿衛世祖朝累官至太中大夫杭州路達魯花赤
招復流民有恩惠卒贈翰林直學士封范陽郡侯謚
惠敏

塔出

塔出布兀剌子也幼孤長善騎射至元元年入侍世
祖占對多稱旨賜以寶貨衣物四年給以察罕食邑
賦稅之半又還其所俘逋户三十七年降金虎符授
昭勇大將軍山東統軍使鎮莒密膠沂郯邳宿即墨
等城設方略謹斤候宋人不敢北嚮九年詔更統軍
司爲行樞密院事數將兵攻下瀕淮堡
掳略地達海獲人口萬計宋人蔣德勝來降塔出表
言宜加賞賚以勸來者於是賜黃金五十兩白金若
之十年改僉淮西等處行樞密院事城正陽以扼淮
海諸州兵宋陳奕率安豐廬壽等州兵數犒其役塔
出選精銳日十數戰奕遁去卒城正陽宋人發艨艟
艦於六安欲攻正陽塔出詢知之率騎兵焚其艦餽

饟久不繼出兵襲險潛渡安豐麥以餉軍宋兵壁横河口塔出奇兵大破之十一年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兵精攻之不可拔下徒老我師宜先度江前絕其根本留兵淮甸無救援則長江可乘虛而度也於是以塔出爲鎮國上將軍往西行省參知政事帥師攻安豐廬壽等州俾生口萬餘來獻賜蒲萄酒一壺仍以曹州官園第宅給城南開田爲牧地宋夏貴帥舟師十萬圍正陽次淮水灌城幾陷帝遣塔出往救之道出潁州遇宋兵攻潁成不能數百人盛暑塔出即發公庫弓矢驅市人出戰預度潁之北關攻易破乃急徙民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人果焚北關穴光屬天塔出率衆從暗中射之矢下如雨宋軍退走至沙河大破之溺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長驅直走正陽時方霖雨突圍入城遂堅壁不出俄復開霽與右丞阿塔海分帥銳師以出渡淮至中流皆殊死戰宋軍大潰追數十里斬首數千級奪戰艦五百餘艘遂解正陽之圍塔出乃上奏方事之殺宜明賞罰俾將士有所懲勸帝納其言頒賞有差秋八月淮西行省復爲行院塔出引兵渡淮屯廬揚間十二年冬十月宋軍戰宋軍大潰其酋賈似

遣奔揚州遂分兵西出兗池州取太平順流東下至
建康丹徒江陰常州皆望風迎降時揚州未附諜告
揚州人將夜襲丹徒守將乞援塔出設伏以待揚州
軍果夜至塔出拒西津邀擊之殺獲溺死者甚衆入
朝帝賜玉帶旌其功授淮東左副都元帥仍佩金虎
符十三年加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領淮西行中書省
事時沿淮諸州新附塔出禁侵掠撫瘡痍練士卒脩
戰究境內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征廣東塔出宣布
恩信所至洞納款廣東遂平十四年加賜雙虎符
爲江西宣慰使宋益王是廣王昺走保嶺海復改江
西宣慰司爲行中書省遷治贛州授塔出資政大夫
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十五年以二王事入議帝命
張弘範李恒總兵進討塔出留後以供軍費初江西
甫定帝命隳其城塔出即表言豫章諸郡皆瀕江爲
城霖潦之益無城必至潰溺之不便帝從之降附
之初有誅叛者既敗獲矣塔出謂同僚曰撫治乘方
之所致也中間豈無詿誤止誅其渠魁盡釋餘黨瑞
州張公明懇左丞呂師夔謀爲不軌塔出廉知其誣
曰狂夫欲脅求貨耳若以聞獄茲興連及無辜且師夔既居相藏詿青爲在反之

事若遲疑不決恐彼驚疑反生異謀乃斬公明而後
聞帝是之十七年入覲賜勞有加復命行省於江西
尋以疾作於京師時年三十七妻明理氏以貞節稱
旌其門男二子長宰牙襲爵中奉大夫江西宣慰使
次必宰牙仕至征東行中書省左丞妻伯牙倫氏安
郡武穆王孛魯歡之女亦守義有賢行

塔里赤

塔里赤康里人其父也里白太祖時以武功授帳
前總校奉旨南征至洛陽得虜白樂天故址遂家
[illegible]赤幼讀異好讀書尤善騎射襲父職參佐
[illegible]

調度軍馬動合事宜行省委斷事官時南北民户
主客良賤雜揉蒙古軍牧馬草地互相占據命塔里
赤至其地理之軍民各得其所宙是世祖知其能俾
領蒙古軍圍樊襄塔里赤躬擐甲冑先石所向摧陷樊城
破襄陽降從丞相伯顏渡江駐蹕安亭命平章奧魯
赤等分為六路追襲宋二王塔里赤領軍至福建所
過秋毫無犯降者如歸宋都統陳宗禁率衆來降以
功遷福建招討使時諸郡盜起其景盛者陳吊眼蔡
衆五萬陷漳州行省承制命塔里赤為閩廣大都督
征南都元帥總四省軍復漳州生擒陳吊眼蔡千户

餘黨悉伏誅繼從征交趾擊敗黃聖許等積功加鎮國上將軍三珠虎符廣西兩江道宣慰使都元帥賀州盜起塔里赤討平之改福建宣慰使又改湖東金瘡發卒贈輔國上將軍湖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臨安郡公子二人珠脫木兒部武河州新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萬奴廣西宣慰使都元帥

塔海帖木兒

塔海帖木兒荅荅里帶人其先在太祖時率國王木華黎將左手大萬戶下蒙古軍鎮太原以西八州破金將壬公佐軍新公佐從攻陝右壬河西流金堦者

功賜祿一百七十

塔海紺卜征蜀死於釣

拜荅兒當蜀將玉昔珠者米相繼襲其職扎里從都元帥大荅征蜀以所

部三百餘生擒五十

餘兵三千人救鋼扎

剌帶卒父

荅木以兩川行

樞密院檄

餘級俘百

也速帶兒

迎敵塔海

軍二百

人宋置於忻州木江權
戰船一隊降其兵十
武宗至大元年三月陞宣
慰使答兒征亦奚不
薛又從征
都雲南諸番
養其部衆九萬餘戶
尚沐陽世用等叛從
省檄立土思帥師
往討皆擒
之獻俘京師
也雲南諸蠻剽掠
邊兵萬人
圍富民莊長阿蒙
率五百餘
會雲南行省討高蒙亮至
木兒以四百人追
無奔布高地卷海
至山箐中
大敗之俘斬以獻
十五年又從
也遠答兒西征

言兒吉阿速氏高宗時
阿速軍三千戶世襲
伐宋有功賜以白金
札魯花赤領阿速軍
宋命宣撫湖廣等處
武宗命亮左翼阿速
西等處子弟
若干玉木兒
光祿卿兼
功授宣至大四年
賜虎符宣慰使予

直宿衛天曆元年九月
入自豆至暮却敵人
左阿速衛都指揮使

忽都

忽都帶蒙古元氏帝氏
特爲鎮西行省領蒙古
軍只思乞忽丁阿忠薊
只忠守京兆歲乙未授
出征卒于中憲宗

色勒州又作哲勒元

太祖備衛至太宗
攻河中壹從
闕河南與拜
堡又與拜
帥荅海鉗
元帥大荅

襲敵兵七
金帶壹

老君山下中統元年宋將以舟師二千犯成都新津
忽都逆擊敗之斬首百五十級至元元年授蒙古漢
軍總管二年從都元帥百家奴敗宋將夏貴於懷安
五年卒子札忽帶時在宿衛弟忽都荅立襲其職忽
都荅立卒札忽帶嗣爲千戶從行樞密院圍重慶重
慶守張珏遣勇士數千出挑戰札忽帶力戰大破之
回軍圍瀘州未下行樞密院遣入朝計事授宣武將
軍管軍總管復還攻瀘登城與瀘兵搏戰而死子阿
都赤嗣

孛兀速

孛兒速脫忒氏世祖時入宿衛扈駕征乃剌真
帝駐蹕高阜臯河北有駕舟而來者顧謂左右曰是
賊也奈何孛思速進曰臣等請禦之即解衣徑渡奪戈
刺死舟臯二人擊其舟賊出岸舟中之人倉惶失措皆
命左右悉擒之哈剌章平以功論賞子荅荅阿兒從
征孛可有功由宿衛隆武將軍揭只揭烈溫千户
所遷魯花赤從征叛王乃顏也不干等奮戈擊死數
人擒也不干收其所管欽察之民武宗時進懷遠大
將軍元帥辛
月犨連赤

月犨連赤海牙畏兀兒從宣慰使忽都魯征釣魚山奉命修治
藥以療師疫賞白金二十五兩繒從太子滿哥都征雲
南戰數勝中統三年火都罷宣慰使元帥
至元十二年佩虎符為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元
朗孩火石瀕諒劉從皇太子安西王往鎮之皇太子
賜以白金五十兩十五年尚公主伯速帶平土魯皇子薛
賜金衣腰帶金靴曰以其功加聞十七年進宮嘉議大
夫仍居舊職二十年進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三年以在公歸秦川大德八年卒至順中贈
推忠宣力定遠功臣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護軍

追封威寧郡公謚襄武靖

阿荅赤

阿荅赤阿速氏父見帖和思宗時佩虎符爲萬户阿荅赤扈從憲宗南征與敵兵戰于劒州以功賞白銀阿里不哥叛從也見怯等征之有功世祖中統三年從征李璮身二十餘瘡戰累功授金符千户丞相伯顏平章阿朮之平江南也阿荅赤皆在行中著戰功賜于陳帝憐之特賜鈔七十錠白金五百兩爲奚具仍賜鎮巢之民一千五百三十九户命其子伯荅兒襲職伯荅兒從別急列迷失北征與覺吉剌只兒花合于孛羅帶哈散等分地以功受上賞尋進定遠大將軍衛都指揮使薨右阿速衛事將阿速軍往征別失八里與敵兵累戰累捷樞密臣以其功聞賞白金銀幣弓矢鞍轡等尋復以銀坐荷賜之子斡羅思由宿衛陞僉隆鎮衛都指揮使司事賜一珠虎符天曆元年諭降上都軍兄若干數特賜三珠虎符陞本衛都指揮使

明安

明安康里氏至元十三年世祖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逋漏籍諸色人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貴赤令明

之明安兵[illegible]為向導入[illegible]
大將軍中衛親[illegible]都指揮僉事二十年授定遠
軍北征次明年立貢赤親
達魯花亦尋奉旨領蒙古
八剌哈思之地與海都軍
月別乞憐叛劫取官站脫
衆追擊之五戰五捷悉還
兒塔台等率衆作亂奪三
兵又追擊之却其軍二十
別乞失出春伯駙馬兀者
朵羅台兀兒谷兒塔里

雅赤等山外四怯薛牛馬畜
并斡脫女作伯各投下民殆
昔博赤之城賊軍敗走還
牧等以明年時出納伯都所
獲畜牧之二十九年以
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
以兵討之戰于別失八里
四千八於忽蘭兀孫明安
二年復將兵北征與海都
台曰孛蘭奚帖哥台初為
[illegible]大將軍貴赤親軍都

指揮使同知樞密院事贈推誠保德
出代之 [illegible] 以萬户
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子曰普顏忽里曰善住普
顏忽里懷遠大將軍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
赤善住初宣宿衛歷中書舍人諸色人匠達魯
花赤亦憐奉議大夫僉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天曆
二年九月賜佩金虎符從丞相燕帖木兒禦捍
北方等處又率其家人那海等一十二人自出乘馬與
達軍戰却其軍俘八十四人以歸丞相嘉之寧
昭武大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積官昭

夫太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西域籍其産悉得其實帝方欲大用之而卒忽林失初直宿衛後以千户從征乃顔馳馬奮戈銜擊敵營先下知兩身被三十三創成宗親督左右出其鋭命醫療之以具功聞世祖以克宋所得銀甕及金酒器等賜之命領太府監後以千户從皇子闊闊出出征還留鎮軍中後從成宗與海都都瓦等戰有功成宗嘉之特命爲翰林承旨俄改萬户與數王斡羅思察八兒等戰以功授榮禄大夫同徒賜銀印武宗嘗曰輦下臣中能爲國宣力如忽林失者實鮮其厚賚之於是遣使召見未幾武宗崩仁宗即位念其舊勳賞賚

特厚子燕不倫初奉興聖太后旨充千户俄改充萬户代其父職尋罷歸其父所受司徒印及萬户符於有司仍直宿衛致和元年秋八月在上都思武宗之恩與同志合謀奉迎文宗會同事者見執乃率其屬奔還大都特賜龍衣一襲命爲通政院使天曆元年九月同丞相燕帖木兒敗王禪等兵于紅橋又戰于白浮又戰于昌平東又戰于石槽帝嘉其功拜榮禄大夫知樞密院事以世祖常御金帶賜之

失剌拔都兒 南速氏父月魯達普忽宗時領南速氏

人入覲元阿塔赤從世祖至哈剌之地戰數勝元里
羊哈台以其功聞賜所俘人一口以賞之後以金蒼
發卒失列扱部兒至自脫別之地帝特賜白金箔幣
牛馬等物至元二十二年從丞相伯顏南征有功仍
充阿塔赤帝嘗命放海青曰能獲新者賞之失剌扱
都兒即拔弓射下兎二禽以獻賞沙魚皮雜帶及貂
裘且命於尚乘寺為少卿於阿速為千户二十四年
授武畧將軍管阿速軍千户賜金符乃顏叛從諸王
和元魯征之力戰有功乃顏平帝賞以金腰帶及
銀文[illegible]

速千户征哈荅安等敗之獲其駝馬等物成宗嘉其
功以軍二千益之討叛王脫脫擒之以功受賞大德
六年卒子那海襲其職至大二年進宣武將軍右
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賜三珠虎符泰定二年軍加
明威將軍

徹里

徹里阿速氏父別吉八在憲宗時從攻釣魚山以功
受賞徹里事世祖充火兒赤從征海都奮戈擊其前
鋒官軍二人陷陳被而出之以功受賞後從征杭海
獲其牛馬畜牧悉以給軍食帝嘉之賞鈔三千五百

錠仍以分賚士卒成宗時益讒構落脫兒之地命將
兵討之獲三千餘人誅其酋長還奉命同客省使按
都兒等往入兒朗之地以前所獲人口畜牧悉給其
主軍還帝特賜鈔一百錠武宗居潛邸亦以銀酒器
賞之至大二年立左阿速衛授本衛僉事賜金符皇
慶二年從湘寧王北征以功賜一珠虎符子失列門
直宿衛致和元年秋八月從知院脫脫木兒至潮河
川獲完者八都兒愛的斤等十二人戮八人執四人
歸京師復於宜興遇失剌乃馬台等迎戰奮戈擊死
二人以功賞白金襚幣天曆元年從擊禿滿台兒之
兵于兩家店殺其四人復以功受賞從劉州又殺
其四人十一月又追殺十二人于檀子小以功換左
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

昌剌

昌剌兀速兒吉氏至元九年見世祖詔入太官直從
討叛王乃顏賜白金襚幣甲冑橐駝鞍馬以其才堪
使遠成宗時使高麗使和林使江西福建不失使指
授忠勇校尉中書直省舍人出監息州還奉訓大夫
武宗詔曰昌剌世祖舊臣可授奉議大夫都水監卿
明年加嘉議大夫又明年佩金虎符簽直東水道事

女直萬户府達魯花赤延祐元年特授資善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仍監其軍三年召還特授榮禄大夫大司農辛年六十三贈推誠宣力保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安穆子不花宿衛仁宗潛邸及即位特授中順大夫中書直省舍人改客省副使遷太中大夫典瑞太監改左司員外郎參議中書省事拜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資德大夫宣徽副使同知宣徽事改典瑞院使兼其父監軍佩金虎符改翰林學士至治元年仍翰學士監軍領東蕃諸部奏事

乞台寧台氏至元二十四年爲欽察衛百户從土土哈征爪哇王失烈吉及乃顔有功賜金符陞千户從征忽剌出戰于阿里台之地元貞二年以疾子哈撒赤襲職從剏元兒於鬼烈之地與哈荅安戰有功大德五年從戰杭海從武宗親征哈剌阿荅復敗元兒征不別八憐爲前鋒以功受賞賚皇慶二年命從西征與諸王金符爲千户明宗居潛邸延祐四年命從西征與諸王滿帖木兒戰于失剌荅兒之地以功簽受厚賞晉其遲十五年天曆二年賜金符授昭勇大將軍同

知太都督府事卒

阮因納

阮因納荅荅父民世祖時從征乃顏父功授千戶所達魯花赤至元十七年授欽察衛親軍千戶所達魯花赤二十八年改太僕少卿十年遷阿里魯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易金虎符進階懷遠大將軍尋改中奉大夫太僕卿仍兼前職至大二年拜甘肅行省參知政事通奉大夫四年入爲太僕卿陞正奉大夫皇慶元年授阿兒魯萬戶府襄陽漢軍達魯花赤領太僕卿延祐三年拜資德大夫甘肅行中書右丞至治二年改遍政使轉會福院使尋復遍政致和年分院上都秋八月爲倒剌沙所殺文宗即位特宣力守義功臣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忠景有子曰定童只沈哈朗定童襲父職阿兒魯萬戶府漢軍達魯花赤佩金虎符明威將軍只沈哈朗初授欽察親軍千戶所達魯花赤佩金符武畧將軍改授朝列大夫通政院副使歷同知隆院使積官中奉大夫

和尚

和尚蒙古乃蠻台氏祖海速充昔烈木千戶所蒙古

軍百戶父伯父元魯不花初充蒙古軍五十戶至元七年從言烈木千戶南征以功命權百戶從命討阿吉海牙攻樊城立一等功十一年從攻新城又從攻鄂渚門攻声州二等立戰功二十五年賜銀符授敦武校尉後衛親軍百戶是年秋卒父怙烈吉襲恤烈吉卒和尚襲至大三年進忠翊校尉後衛親軍副千戶賜金符延祐二年江西寧都寇起盜官支從元帥乞住等討之住擒賊酋蔡五九請降八月西安王以兵討餘寇命從丞相燕帖木兒分兵備禦天曆元年九月從戰通州白鳥伯都剌分兵備禦天曆元年九月從戰通州白

嘗名馬從擊犯紅橋之兵手戈刺死二人敗之奪紅橋及紐鄰澤大夫等力戰於白浮殺其四人和尚白丞相曰兩軍相戰當有辨今號纓俱黑無辨我軍宜易以白丞相然之戰于昌平栗園殺二人又與亞失帖木兒戰于石槽殺三人十月從擊秃滿台鬼於檀州南桑口敗之又從丞相追擊其軍于檀州之北有功十二月命領入衛把總金鼓都鎮撫司事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三禧等奉

列傳卷第二十三

諸劄剌斡真

哈剌哈孫幹剌納兒氏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脫斡麥王可汗襲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謀害太祖昔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千餘人一夕疾走諸部聞者多歸之還攻滅王可汗併其衆羅啓昔禮孫千戶赤斡從平河西西域諸國祖博理宗攻訶南來沐蘇藏

金賜願結以盟誓已又事
哈剌哈孫威重不妄言笑
術三元九年出祖錄勳臣
自是人稱苔剌罕而不名帝
尊行且大用法矣又語皇太
可善遇之十八年割欽廉二
州益其食邑二千二百二年
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審錄冤
以江南獄緑宗正尚制哈孫
且判云數千囚欲建制其刑
十六年集賢大夫湖廣行
商旅貸財哈剌哈孫至則
始皆無校初楫寘行院
植黨自蔽後因入覲極陳
風憲之職入奏言冥兹吏
斜奸慝會之冥為詰
劉國傑將兵征交趾哈剌
奪民魚業者杖其主事
民鄭家亂田廬哈剌圖
駐蹕非斯人不可遂行
其繼者帝曰湖廣之地朕
聘江湖間盜賊出沒剽取
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
於各省分兵民為二奸人
其不便帝為
治信乎對曰
尊帝然其言
合孫威將兵無擾民會有
肅然

往至遠征無功心懷憤恚
安南知兵奏遣善諭者招
愛良還舉罷民旨咸悅
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剌
便之內足以實空地
卒而饋餉有餘即命慶
種農具與之湖南宣慰
民間夏稅哈剌荅孫曰亡
其可行耶奏止其議大
祿大夫江浙行省右丞
又徙民意鄉必將怨叛
荅安再請則曰姑緩之未
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
哈孫曰此土著之民誠爲
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
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
國紀建言欲拔唐來亲徵
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
二年入朝上都成宗崩先
相視政七日徵拜中書右丞

進階銀青光祿大夫既拜命丹言利之徒一以節
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父闕孔
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爲學官采
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爲一代定制五年
同列有以雲南行省左丞劉深計倡議曰世祖以神
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
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
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勿之使來不足以
煩中國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
疲於餽餉又次順元深發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

足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深於窮谷首尾不能相救董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蛇節斬軍中然士卒存者纔十一二轉餉者亦如之詔無成功帝始悔不用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剌孫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法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七年進中書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近用多不得其人於是精加遴選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

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車駕幸上都哈剌哈孫必留守京師時帝弗豫制出中旨羣邪黨附哈剌哈孫以身庇之天下晏然十年加開府儀同三司

監修國史置僚屬冬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醫藥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在邊慶諸妃臣謀斬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荅哈剌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遣迎仁宗總中京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關下仁宗至京師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一月帝寢疾駕崩入侍醫藥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衆猶未知也三月朔列牘請署后決以三月三日聽政乃立署之衆大喜莫知所爲明日迎仁宗入即位安西王阿難荅等就誅內難悉平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

自冬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夏五月武宗至自北即
皇帝位拜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易宅一區以
其子脫歡入侍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人莫
敢近諸王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趙王三宮蓋幸其
所賜與甚厚以慶元路爲其食邑哈剌哈孫力爭之
乃減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踰是遣
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哉帝不聽禿剌因諂於
帝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哈剌哈孫亦嘗署文書由
是罷相出鎮北邊詔曰和林爲北
者又百餘萬非重臣不足以鎮之
遣皇鎮今諸部降
念無以易哈剌哈

孫者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鈔十五萬貫
帛四萬端乳馬六十匹以太傅右丞相行和林省事
太后亦賜帛二百端鈔五萬貫至鎮斬爲盜者一人
分遣使者賑降戶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
教取魚食會大雪民無取得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
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
以牛羊又度地置內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
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
餘萬壯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諸藩禮十
一月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事矣行省之

務汝曹勉之毋貽朝廷憂薨年五十二帝聞之驚悼曰喪我賢相賻鈔二萬五千貫詔歸葬昌平追贈推誠履政佐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獻子脫歡由太子賓客拜御史中丞襲號荅剌罕進御史大夫行臺江南尋拜平章行省江浙進左丞相兼領行宣政院重厚有父風喜讀書爲政不尚苛暴得衰心致和元年卒于官年三十七子

纘闌

阿沙不花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援康里時其

女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國亂家破無所依欲去而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騶皆重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乃繫騶營外置所負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耶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驅騶載二子越數國至京師時大祖已崩太宗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餼以居焉居二年聞國中已定謁帝欲歸帝曰汝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去且問其所欲對曰臣妾昔以國亂無主遠歸陛下今賴

陛下威德聞國已定欲歸守墳墓耳妾惟二子雖愚無知願留事陛下帝大喜立召二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已從憲宗伐蜀矣遂至和寧聞憲宗崩諸將皆還而二子獨後心方以爲憂過二古廟因入禱焉若聞神語連稱好好而不知其故問其國人通漢語者知爲吉語還至舍則二子已至矣遂留居焉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沙不花最賢年十四入侍世祖世祖賜土田給奴隸使居興和之天城會西蕃遣使者有所奏請既諭遣之後數日帝問近侍諸大臣曰前日西使何請朕何辭以遣諸大臣莫能對阿沙不花從傍代對甚詳悉帝因怒諸大臣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如此反不若一童子耶嘗扈從上都方入朝而宮草多露跣足而行帝御大安閣望而見之指以爲侍臣戒一日故命諸門衛勿納阿沙不花至諸門衛皆不納乃從水竇中入帝問故以實對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大悦更諭諸門衛聽其出入命飭四宿衛兵器無敢或慢復使掌門無敢闌入帝曰可用矣乃以爲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

帝曰善卿試爲朕行之即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戶帥昔寶赤之衆從行乃乃顏平阿沙不花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割境內昔寶赤牧地使耕種以自養從之阿沙不花既領昔寶赤帝獲欽盡徙興和桃山數萬戶之民以其地爲昔寶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請存一千戶以給鷹食帝皆聽納民德之至今飲食必祭至元三十年海都叛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阿沙不花從行踰金山戰杭海有功成宗即位會大宗正扎魯火赤脫兒速以贓汚聞詔鞫問之脫兒速伏罪就命代之成宗目之曰阿即剌阿即剌譯言闍羅王也有訴朱清張瑄陰私既抵罪帝遣兵馬都指揮使忽剌术籍沒其家以受賂誅更命阿沙不花往具以實聞賜宅一區鈔萬五千緡燕兩城兵

馬都指揮使事武宗時爲懷寧王總軍漠北問今日
材可大用者爲誰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無以易
之遂命從行後果爲名臣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乘
間謀繼大統成后及丞相阿忽台諸王迷里帖木兒
皆陰爲之助時武宗猶在北邊太后及仁宗亦在懷
孟未至適武宗遣脫脫計事京師丞相哈剌哈孫令
急還報武宗而成后已密諭通政使只兒哈郎止其
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與同知通政院事察乃謀作
先日署文書給馬去只兒哈郎聞脫脫已去方詰問
吏閱案牘乃止太后及仁宗既至京師有言安西王

謀以三月三日脩賀仁宗千秋節因以舉事者阿沙
不花言之哈剌哈孫亟曰事久者敗后一
垂簾聽政我輩皆受制於人者久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剌
哈孫曰善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武宗遺詔安西
王計事至即就送上都盡誅丞相阿忽台以下諸姦
臣與哈剌哈孫皆居禁中仁宗以太子監國遣使北
迎武宗而武宗遲迴不進遣使還報太后曰未阿沙
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帽尚醞以往至野馬劒見武
宗備道兩宮意及陳安西王謀變始末且言太子監
國所以備他變今待陛下至高梁保其無他武宗大

悅解衣衣之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
因奏平南諸將之有功者蔡只哥以下十人爲兵馬指
揮爲宣慰使人語先奉蒲萄酒及錦綺還報兩宮仁
宗即日率臺臣出迎武宗入正都加阿沙不花特進
太尉依前平章政事命監國事與丞相脫脫思不花還京師治
其西王當坐遠坐上屢加賞賜及近侍方出剪見一人倉
出太府金八錠諸王貴戚等三十餘人皆驛之賞命
皇若干所懼狀曰此必盜金也召詰問之果得黃金
五十兩白金一百兩以聞就以金賜之命誅盜者辭曰
盜詐固當念臣許自還還金以請免死帝悅而

從之有近臣蹴踘帝前帝即命出鈔十五萬貫賜之
阿沙不花頭首言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
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
詔乃止帝又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
丞伯顏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
之味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壯齶藥是沉
溺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
下豈不自愛好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繼

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俄復平章政事錄宗國重事無庸武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有以左道惑衆者諸世臣大家多信趨之竟宣于法遷知樞密院事以至大二年十月薨于位年四十七至正元年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順寧王謚忠烈其繼室則哥倫氏亦有至行寡居三十年未嘗輒言時事不

夫人子伯嘉訥

儲衛誘小民

而掠其貲獄

寃狀白丞相

拜住

拜住安童孫

端亮有祖風

二年拜資善

大司徒五年

華繰詔旌其門與元配達海的斤氏並封順寧王

廉直剛敏憂國如憂家嘗爲京尹

海凍兒誣首海商一百十有六人爲盜

部命伯嘉訥審録之盡得其

兵械送刑

之還其貲後遷翰林侍讀學士

五歲而孤大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

大二年龍爲宿衛長仁宗即位延祐

太常禮儀院使四年進榮禄大夫

金紫光禄大夫六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餘並如故何可議大政必問曰合與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上一說典故耶拜住徵笑曰公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大常事簡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英宗在東宮問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竟不往英

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于會諸侯王于大明殿詔進讀太祖金匱寶訓臚儀整暇語音明切物莫不注目謙聽夏五月宣徽使失烈門要束木妻也里失八等謀為逆帝密得其事御延清閣召拜住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陰結黨與誅天威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壯士擒斬之其黨皆伏誅拜中書左丞相以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官注奏閣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吏無有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容帝嘗諭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住不汝恕也

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
宴時居先帝喪桑議張養浩上疏拜言謂當進諫即
袖其疏入奏帝悅而止仍賜養浩帛以旌直言三月
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帝以行宮亨殿制度卑隘
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恭陛下初登
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
之帝嘗謂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華黎
從太祖開拓土宇安童相世祖克成盖治也卿念祖
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
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辰丁祖宗畏天下言畏有

不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惟陛下垂
憫時加訓飭幸甚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
死人民流散以子女橐入爲奴婢拜住以興王根本
之地其民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
衛中以遂生養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于大都至是
四十年親享之禮未暇講肄拜住奏曰古云禮樂百
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曰卿能行之預
勑有司以親享太室儀注禮節一遵典故每擅增損
冬于月始有事于太廟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
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

攝太尉以從帝見羽衛文物之美頓拜住曰臣用卿言舉行大禮亦卿所共喜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統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致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嚴肅若素皆中外肅然明日還宮詔吹文作者酌犒百官慶典一旦復見有感泣者拜住率百官稱賀于大明殿執事之臣賜金帛有差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祫禘配享等禮帝從容謂拜住曰朕思一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朕股肱耳目忘規闕以輔朕之不逮拜住亮采爲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已從人萬世稱聖祭紂

爲君拒諫曰賢於己者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稱爲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濫諂險屢殺大臣囂獄賣官廣立朋黨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儲缺陷欲奏誅之拜住竭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鐵木迭兒明爲左丞以助己忌明爲左丞與其黨密謀譖拜住方正參與其黨密謀譖拜住方正參與

精乘間以告且請備之拜住曰我祖宗爲國元勳
忠貞百有餘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蓋以此耳
大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讎我我求報之非特
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
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汝輩毋
寢言未幾奉旨往立忠憲王碑于彰陽鐵木迭兒久
稱疾聞拜住行將出蓋省事入朝至內門帝遣速遽
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快
快而還悉然其當猶布列朝中事必稟于其家以拜住
故不得大肆其計傾之終不能遂

庫之職歲終例應注代時張思明亦稱疾不出衆皆
顧望拜住雖前以事不可緩乃日坐省中謂
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李勗兼曰金穀之
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住曰汝輩豈若
之計耳遣人善慰思明乃出共畢銓事拜住每以學
校政化大源從容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
請令內外官議極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
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
常亂矣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
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

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六月壬寅敕賜平江
腴田萬畝拜住辭曰陛下以臣叨正
臣人其謂何帝曰汝勳舊子孫加以
廉慎人或援例
脫自諭之秋七月奏召張思明詣上
都鞫其罪杖而
逐之鐵木迭兒繼亦病卒拜住哭之
慟初祈民吳機
以累代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夔
賂宣政使八剌
吉思買置諸寺以益僧廩嬌詔出庫
鈔六百五十萬
貫酬其直田已又爲他人之業鐵木迭兒父子及鐵
失等上下豪蔽分受之爲贓鉅萬貞人
祭道泰以奸
殺人獄已成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
司更其獄拜住

舉奏二事合臺察鞫之盡得其情以
田歸主劉祭八
剌吉思等皆坐死餘論罪有差特赦
鐵失冬十二月
懇辭遂不置左
進右丞相監修國史帝欲爵以三公
召用致仕老臣
相獨任以政首薦張珪復平章政事
優其祿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雖恐
少後日以進賢
退不肖爲重務患法制不一有司無
所守奏詳定舊
典以爲通制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
古帝王得天下
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
穀民之膏血多
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
安帝曰卿言甚
善厚民惠之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將
何以爲君今理

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三年春二月將進仁
宗實錄先一日諭翰林國史院聽讀
一年事不書六丞相哈剌哈孫定策
剌勇決從容謂史官曰無左丞相雖
鷹犬之勞而畧蔑踪指示之忽可乎
筆削未盡善者一一正之人皆服其
識見夏六月拜
住以海運粮視世祖時頗增數倍今
而京倉充滿若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
增江淮糧免之時鐵木迭兒過惡日
聞帝悟奪其官仆其碑奸黨鐵失等
無以樓之拜住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
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晉王也孫帖木
兒時鎮北邊鐵失
推王爲帝王命因之遣人至王所告以逆謀約事成
還次南坡鐵失與
兵爲外應殺拜住
伏誅詔有司備儀衛百官
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萬數無不歎惜泣下拜住

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
懼誅者復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
不能禳之拜住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
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晉王也孫帖木
兒時鎮北邊鐵失
推王爲帝王命因之遣人至王所告以逆謀約事成
還次南坡鐵失與
兵爲外應殺拜住
伏誅詔有司備儀衛百官
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萬數無不歎惜泣下拜住

國忘家常直內庭知無不言太官以酒進則憂形于色有盜其家金器白餘兩神寶直鉅萬繼而獲盜得金家僮來告色無喜慍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住入相振恤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社儀律之門加意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而治一臣畏之率攜福辦云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爲太常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遵在後圖閣臺載出稍後母高爾之曰官事不治君爾所爲豈大人事耶

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强以數
子試汝量故强汝飲汝當日益
戒祀曆宗原廟歸侍左右母問
若何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
德故耳汝何有焉拜住之賢母
德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
忠獻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運功臣餘
萬磨鐵穆爾

克責一日入
危既歸母戒
戒懼無酣于
之曰真定官
天子威靈汝
之教也後封東平王夫人泰定初中書奏丞相
盡忠效節殞于羣兇乞賜褒崇以光後世制贈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

勅撰

初修

察罕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父伯德那歲庚辰國兵下西域舉族来歸事親王旭烈兀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家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聞察罕禄大夫宣徽使柱國亳國公察罕魁偉類語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爲行童府與魯千戶與魯赤參政湖廣辟爲蒙古都萬戶府知事與魯亦進平章政事悉委裁決爲理問政事

且令諸子受學焉至元二十四年從鎮南王征安南師次瀘江安南世子遣其叔父詣軍門自陳無罪王命察罕數其罪而責之使者辭屈世子舉衆逃去二十八年授樞密院經歷未幾從奧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衛恐爲若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書生家者竊聞之異然前後從奧魯赤出入湖廣江西兩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勳績成宗大德臺奏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奏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剌哈孫曰察罕廉絜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新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以左道惑衆平民註誤者以數千計既敗湖廣行省憲司雜治之鞫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成宗崩仁宗自藩邸入議所以奉迎武宗于邊河南平章囊加台薦察罕即驛召至上都賜廐馬二匹鈔一千貫銀五十兩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即位立仁宗爲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遷僉詹事院事賜銀百兩錦二匹遣先還大都立院事仁宗至謂曰上以故安西王地賜

我罪都總管府卿其領之慎擇僚屬勿以
不屑此也進卿秩資德大夫察罕叩頭謝
職敢不恭命進秩非所敢當固辭改正奉
銀印至大元年閱戶口江南諸省惡進太
昭文館大學士遷家令武宗崩仁宗哀慟不已察罕
再拜啓曰庶民脩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
天下重器懸於殿下縱自菩如宗廟太后何仁宗感
泣曰曩者大喪必命浮屠作佛事今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孤
寡孤獨若何曰發政施仁文王所以為聖
幸甚東宮故有左右衛兵命襲加台察罕

釋官屬仁宗即位拜中書參知政事但總持綱
紀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嘗賜枸杞酒回以
詩又語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賜金束帶鈔萬貫
賚賚不可勝計皇慶元年進榮禄大夫平章政
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塋許之暮年居
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
生來也其被寵遇如此帝嘗問張良何如人對
高帝興漢功成身退賢者也又問狄仁傑對曰
陛下能卒保社稷亦賢相也因誦范仲淹所
詞甚熟帝歎息良久又曰察罕博學如此邪嘗譯

該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詔譯帝
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
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嘗以病請告暨還朝
禹歲五圓殿與平章李孟入謝帝曰白雲病愈
日對曰老臣衰病無補聖明荷陛下哀矜放歸
甚不覺況病去體爾命賜茵以坐顧李孟曰
辱今見其人朕始以荅剌罕不憐吉台襲加
之誠多裨益有言察罕不善者其人即非
語及科舉并前古帝王賜姓命氏之事因
曰氏初察罕生於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
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爲察罕故名
察罕天性孝友田宅之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
弟貧乘來歸者復分與田宅奴婢縱奴爲民者甚
衆多壽長者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子外家
平大夫武岡路總管李家奴早卒忽都篤承直
郎府判官孫尤人仕者二人閻閻不花哈撒
曲樞
西土人曾祖達不台祖阿達台父質理花台世
臣追封王爵曲樞七歲失怙特既壯沈密靜專
仁裕聖皇太后宮臣仁宗幼時以曲樞可任保

若擁翼曲樞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扶負游衍鞠
育風夜匪懈大德三年武宗總戎北邊九年議
國仁宗侍皇太后之國于懷來幾復之雲中連
走不暇曲樞櫛風沐雨跋涉艱險無倦色成宗
宗奉太后入朝鐵哥薨迎武宗即皇帝位仁宗
太子天下以安拜曲樞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行
農事幾進光禄大夫領詹事院事加特進封應
王天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平章軍
事上柱國依前大司農應國公進太子太保領

太司農領崇祥
院事卒贈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太保大司徒
録軍國重事追封冀寧王謚忠獻子二人
長曰伯都次曰寶童伯都大德十一年特授翰林學士
嘉議大夫遷中奉大夫典寶監卿加資德大夫治書
侍御史至大元年陞榮禄大夫遥授參知政事進右丞年三十二
改侍御史明年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年三十二
而卒子咬住次寶童大德十一年特授正議大
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詔管諸軍奥魯管内勸
農事改府正至大二年遷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
書省參知政事明年入爲太子家令遷正奉大夫明
年遷資德大夫留守兼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未幾復爲太都督
守兼少府監武寧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皇慶元
年加榮祿大夫十二人植澤都蠻子

阿禮海牙

阿禮海牙畏吾氏集賢大學士脫列之子也兄野訥
卜申仁宗於潛邸德九年仁宗奉興聖太后出晉懷
州從者單弱多計野訥獨無所畏難成宗崩權
臣阿附中宮不迎使者哀宗藩仁宗有聞將自懷州
入京宮豆或持不可野訥屏人密啓曰天子晏駕而
皇子已早夭祖裕皇賢孫人主邪謀方興儻寧王及殿下世
邪謀必止迎皇所屬久矣宜急心奉太母入定大計
白太后以二月寧王以神器在此行矣仁宗即
武宗即位召王京師遂誅栖臣二人遣使迎武宗
居東宮無太賜玉帶授嘉議大夫秘書監仁宗
院使閻有綉爲子遷侍御史崇祥院使無將作
爲奸利野訥正宮大集民間子女居肆督責吏因
即位請名文武能之閭人感悅尋無太醫院使仁宗
諸民拜樞密院老臣咨以朝政又請以中都苑囿還
章政事辭不拜副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命爲中書平
野訥之在青堂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

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鑒盈不泄於外延祐四年卒年四十六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趙國公謚忠肅阿禮海牙亦早事武宗見信任十餘年仁宗爲宿衛以清慎通敏與父兄並無聞言至治初賜西田省皆有士承旨丁父憂統阿禮海牙即日易服南迎至於汴郊見爲帝命復鎮之際問閭歷華近入侍輕出踐省閫廷出爲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思政汴人尤懷思之歸朝拜翰林學

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諸王等起兵東擊潼關阿禮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行省參政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叅列圖庶訪副使萬家閭犒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卜伯率軍叅趕行南陽高門武關荊子諸隘南至襄州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率小汪總帥脫怗木兒萬戶等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闕鄉披靡實邊陝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迤邐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紳至而叅列

圖亦以兵寡爲言十月一日阿禮海牙集眉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阿禮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兩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援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徽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郯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剌魯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荊子口以屬鄧之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秉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考陂等屯兵本自襄

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荊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妥豐等郡之粟溯黃河運至于陝羅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汝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白伯顏不花王以下省都事李元德等凡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董守中參書沙汝在南陽右丞脫帖木兒廉訪使卜顏莊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餉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之必豐必良信以期會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

無不畢給蓋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
弩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裹漢荆湖
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禮海牙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
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
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帖木哥過武關掠
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横絶數千
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雲於盡
而結巢家歸以蜀兵至矣阿禮海牙益督餉西行遣
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帖木哥而又設偪於江黄宣狄
繩於峽口作浮橋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

縣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太原之兵最爲可用甫至未
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
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已盡其心民殫其力者一旦悉亡焉行省
院與諸軍斂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禮海牙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爲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
何禮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真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而禮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禮海牙急

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吾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上耳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蜀崎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潰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于朝請降詔大赦齊從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即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吾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統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成擒於掌咨

聞必奔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司鸚而食之一無所殺衆曰諾唯命即日與行院整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阿禮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賀發書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住者賫書諭之而人猶榜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月魯帖木兒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虜牢者而大殺其從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剌王所剌王時在河南之白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參

政滿不花親諭之乃信服請安王遣使四輩與蘭住來請命逡巡而去難平阿禮海牙乃解嚴報擄掠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遣還其所阿禮海牙自始至鎮治乎告功居汴省者數月後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奕赫抵雅爾丁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父亦速馬因仕至大都南北兩城兵馬鄜指揮使奕赫抵雅爾丁幼頴悟所讀書一過目即成誦身不忘尤工其國字語初爲中書掾以年勞授江西行省員外郎入爲吏部主事不再閱月固辭擢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反復披閱成牘多所平反遷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僉事不赴改中書右司員外郎尋陞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則於疾症備矣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爲名言大德八年歲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贓吏固可嫉比之盜臧則有閒矣寧盜而不宥吏何耶刑

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奕赫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謹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遷左司郎中時左司闕一都事平章梁暗都剌謂奕赫抵雅爾丁曰人之材幹固嘗有之惟儻實不欺爲難得公嘗以所知舉奕赫抵雅爾丁遂以王翼李迪爲言一時輿論莫不稱先又嘗論朝士如王仁卿賈元播高彥敬敬威卿李

清臣輩可大用時諸公處下僚後皆如其言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轉中奉大夫集賢大學士未幾除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始視事見以獄具陳列庭下甚倫閒之乃前官翔製以待辯抵雅爾丁驚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將服罪獄具毋庸施也即屏去之監慮一年贓吏削跡至大初元立尚書省事召至京師懇辭不就改立中書省事亦以疾辭延祐元年卒年四十有七

脫烈海牙

脫烈海牙長吾氏世居別失拔黑之地曾祖闊華八
歲未當太祖西征導其主亦都護迎降帝嘉其有識
欲官之辭以不敏祖八剌始徙真定至帥府鎮撫富而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券人稱爲長者父闍
里赤性純正知讀書脫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絶人性
荅祿雖居倉卒未嘗見其急遽喜從文士游犬馬聲
色之娛一無所好由中書宣使出爲寧晉主簿改隆
堯縣達魯花赤均賦興學勸農平訟橋梁水防修舉
之政無一不舉及滿去民勤石以紀其政拜監察
史時江西胡參政稷臣第訟久不決脫烈海牙
竟伏其辜出僉燕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務存大體不
事苛察在任六年黜汙吏百四十有奇召爲户部郎
中轉右司員外郎陞右司郎中贊畫之力居多仁宗
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祕府經籍及聖賢圖像以賜時
人榮之母霍氏卒哀毀骨立事聞賜鈔五萬貫給葬
事起爲吏部尚書量能叙爵以平允稱改禮部尚書
領會通館事進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適峽人
艱食脫烈海牙先發廩賑之而後以聞朝議韙之至
治三年遷淮東宣慰使七月以疾卒于廣陵年六十
有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護軍追封恒山郡公諡襄音奴廉明材幹亦仕至
清顯云

翰林學士兼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濂翰林特制撰 資善同知制誥兼脩國史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康里脱脱

康里脱脱父曰牙牙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脱脱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幹克蠻獵於燕南幹克蠻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沉雄步履莊重歎曰後日大用之才已生於今即命入宿衛成宗初丞相伯顏在北鄙脱脱奉詔以名鷹賜伯顏伯顏語之曰脱脱實對伯顏語之曰

吾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未見汝其大德三年武宗以
皇子撫軍北鄙脫脫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
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擊海都大破其衆脫脫手
斬一士之首連背肿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
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擊其手不
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桑兒答哈語及之桑兒答
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脫有不虞之
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成宗大漸
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等稱疾計直廬中脫脫直入必
事至京師即傳馳告武宗以國恤語在阿沙不花

時仁宗奉興聖太后至自懷孟既定內難而太后以
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算問所宜立者曰貴先大
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東光爲武宗年幹旃蒙爲
仁宗年幹於是太后頗惑其言遣近臣桑哥諭旨武
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疎陰陽家所言
運祚脩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默然遂脫靴而言曰
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亭居長裨器所歸茫然
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爲言天道茫昧誰能窺知
設使我即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
雖二三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乘

祖宗之託哉此蓋近日任事之臣擅權專設恐義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動搖大本耳脫脫遂爲義往察事機疾歸報我脫脫承命即行武宗親幸大軍出居庸道進按灰由中道床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二萬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聞太后愕然曰脩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貪憨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時諸王晃列等侍咸曰臣下翊戴嗣君無二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紹脫脫與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波斯致言殆有說間波斯遠

我彌縫闕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洪功爲不細矣脫脫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煩過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今歸當即推誠竭忠以開釋大子後日三宮共處靡有嫌隙斯爲脫脫所報効矣先是太后以武宗遲迴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諸王晃巨推戴之意及是脫脫繼往行至旺古察武宗在焉輦中望見其來趣使疾馳與之共載脫脫具致太后仁宗之語武宗乃大感悟釋然無疑遂遣阿沙不花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正位宸極尊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之

第之力爲多脫脫之至京師也武宗嘗命其同知樞密院比還問會視事否脫脫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爲慮從之臣揆事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敢祗事武宗嘉歎久之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況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繼海都而正者田察八兒素附詔特設宴於大庭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爲告戒脫脫萬只

忽令具其言以進果得肯武宗歎曰博爾忽傳讀術前朝人傑脫脫今世之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褒脫脫及諸王大臣被冥服就列脫脫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予迎效順之義辭旨明暢聽者傾自同知樞密院事追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脫脫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爲賢相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爲皇太子脫脫方獵于柳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脫脫驚曰何謂也曰皇子

寢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脫曰國家大
計不可不慎襄者太弟鄂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
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
者我輩臣子於國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隨其
歲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
章耶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如
鉢不以爲然而莫能奪其議也是時尚書省賜予無
節遷敘無法則用日耗名爵日濫脫脫進言曰爵
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北德賞及罔功緩急
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粮工役選法刑獄
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罔勉從事不
然用臣何補遂有詔俾濫受宣勑者赴所屬繳納僥
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贓罰鈔五百萬
緡脫脫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宗王南
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脫脫辯其誣抵告者罪宗
王牙忽禿徵其舊欸於齊王八不沙部中鄰境諸王
欲奉齊王攻禿忽禿忽亦齊王懿牙忽禿以避之遂告
宗王反脫脫請得實乃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
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脫
脫往給其資裝脫脫謂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

不行遂遷丞相尤忽魯等二人往給之幾以激變四年正月復爲中書左丞相仁宗即位眷待彌篤欲使均逸于外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蔚壜慶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詩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是時鐵木迭兒爲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爲皇太子出鎮于雲南又請從脫脫

武宗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牀兀兒夫列門傳西宮旨諭脫脫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召汝今察汝無他其復還鎮脫脫入謝太后曰臣雖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爲不深豈敢昧所自乎還江浙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時帖赤先爲大夫陰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擁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至正初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和寧王謚忠獻脫脫掌即宣德別墅延

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後也即其中祠焉子九人曰鐵木兒塔識曰達識帖睦邇各有傳

燕鐵木兒

燕鐵木兒欽察氏祕丸兒第三子世系見土土哈傳武宗鎮朔方備宿衛十餘年特愛幸之及即位拜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皇慶元年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泰定二年加太僕卿三年遷同僉樞密院事致和元年進僉書樞密院事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剌沙專政宗室諸王擁帝后之剌於立幼嗣

太兒時總環衛事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寵顧之重子宜纂大位而一居朔漠一處南陲實天之所以啓之由是與公主察吉兒族黨謀刺等議以八月甲午昧爽率勇士納只禿魯等入興聖宮會集百官執中書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兵皆露刃誓衆曰祖宗正統屬在武宗帝之子敢有不順者斬衆皆潰散遂捕姦黨下獄而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院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其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

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驛迎文宗于中興且令
密以意喻河南行省平章伯顏選兵備扈從於是封
府庫鈐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行省左丞
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爲平章前
湖廣行省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參政
王不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蕭忙古䚟衍爲通政院使
與中書右丞趙世延樞密同僉燕鐵木兒通政院使
寒食分典燕務貸在京寺觀鈔募死士買戰馬運京
倉粟以餉守禦士卒復遣使於各行省徵發錢帛兵
器當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詔選及罷退軍官
皆給之將牌以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
乃指使南向拜衆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燕鐵木兒
宿衛禁中夜則更遷無定居坐以待旦者將一月第
撒敦子唐其勢時留上都密遣塔失帖木兒召之皆
棄其妻子來歸丁酉再遣撒里不花鎖南班往中興
趣大駕早發令塔失帖木兒設爲南使云諸王帖木
兒不花寬徹普化湖廣河南省臣及河南都萬户合
軍扈駕旦夕且至民勿疑懼丁未命撒敦以兵守居
庸關扼其勢屯古北口戊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繇
明宗從諸王兵整駕南轅中外乃安辛亥撒里不花

至自中興云乘輿
事丙辰率百官
大内已未
平章買閭御
燕鐵木兒帥
燕之北軍大敗甲子
兒以兵犯
沙流河累戰
名不足以係
固辭曰大
乃曰必不得已當明詔天下以著予遜讓之意而後
可壬申文宗即位改元天曆赦天下癸酉封燕鐵木
兒爲太平王以太平路爲其食邑甲戌加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
樞密院事賜黄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一萬
貫金玄織織段龍袍二千匹海東白鷹一青鷹二豹一
平江官也五百匹即日詔將兵出薊州拒禿滿迭兒
乙亥次三河而王禪等軍已破居庸關遂進克三寨
丙子燕鐵木兒導食倍道而還丁丑抵榆河關帝出

卷三十五
啓塗詔拜燕鐵木兒知樞密院
駕郊迎丁巳文宗至京師入居
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木兒
紐澤等軍次榆林九月庚申詔
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
都戊辰遼東平章禿滿迭
以入遣撒敦往拒至薊州東
之際不正大
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文宗

都城將親督戰燕鐵木兒單騎請見曰陛下亟還宮以安黎庶必驚民心文宗乃還明日丁丑詔速衛指揮使忽都不花塔海帖木兒同知太不花構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徇己卯與王禪前軍遇于榆河北我師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王禪將樞密副使阿剌帖木兒指揮忽都帖木兒引兵會戰阿剌帖木兒執戈入刺燕鐵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左臂乃部將和尚馳擊忽都帖木兒亦納思分爲三隊展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辛巳敵軍復合鏖戰于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戞摩燕鐵木兒手麾兩軍阻水而陣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于白浮南對壘而宿夜二鼓遣阿剌帖木兒亦納思分爲三隊展兩翼以角之

北新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
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
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
對曰臣以身先之爲諸將法敢後
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
單騎亡命也速答兒統卒三萬守居庸關還至昌
兒及僉院徹里帖木兒追之就命也速答
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橋而戍遣撒敦
爲先驅薛鐵木兒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橋敵軍方炊
俺莫不備布陳之大軍并進擊

擒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兒院
使撒兒討溫等獻俘闕下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
勝紀餘兵奔竄夜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丁亥禿
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隘通州將襲京師燕
鐵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
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
植黍稭衣以氈夜然火爲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
追之癸巳駐檀子山之棗林也速帖木兒禿滿迭兒
合勢星至太平國王朶羅台平章塔海軍來闘士皆
殊死戰至晚唐其勢稍挫殺太平死者藏野餘兵宵

潰已而撒敦將輕兵要之帶及而還乙未上都諸王
忽剌台拘揮阿剌鐵木兒即率諸將兵循北山而西令脫
騎逼南城燕鐵木兒安童入紫荊關犯良鄉游
衛繫裹盛堊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于盧
溝河忽剌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肅清門
都人羅拜馬首以謝更生之惠燕鐵木兒曰此皆天
子威靈吾何力焉入見帝大悅賜燕與聖殿盡權而
罷賜太平王黃金印并降制書及賜王盤龍衣珠衣
寶珠金腰帶等物是日撒敦遣報禿滿迭兒軍復入
古北口燕鐵木兒遂以師赴之戰于檀州南野敗之

追蒙古萬户哈剌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東潰
禿滿迭兒走遼遼東戮忽剌台阿剌帖木兒東路蒙古
羅台塔海等戮之先是齊王月魯帖木兒即位乃起兵趨上都圍之
元帥不花帖木兒聞文宗即位上都屢敗勢盛壬寅忽剌沙肉袒奉皇帝寶出請
時上都屢敗勢盛壬寅忽剌沙肉袒奉皇帝寶出請
死齊王調兵護送至京師庚戌文宗御興聖殿受皇
帝寶下倒剌沙于獄丙辰加燕鐵木兒以答
剌罕之號使其世世子孫襲之仍賜珠衣二七寶束
帶一白金甕一黃金瓶二海東白鶻一青鶻三白鷹
一豹二十十二月置龍翊衛命領其事先是至治二

年以欽察衛士多爲千户所者凡三十五故分置左右二衛至是又析爲龍翊衛右欽察龍翊三衛哈剌魯東路蒙古二萬户府東路蒙古元帥府而以燕鐵木兒兼統之尋陞爲大都督府燕鐵木兒乞辭相印還宿衛帝勉之曰卿已爲省院惟未入臺耳聽後命二月遷御史大夫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太平王未幾復拜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樞密院事領都督府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咨剌罕太平王先是文宗以天曆既定可行初志遣治書侍御史撒迪迓大兄明宗于漠北三月辛酉乃詔燕鐵木兒護璽寶北上明宗嘉其功五月特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事咨剌罕太平王六月加拜太師餘如故從明宗南還八月朔明宗次王忽察都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見庚寅明宗暴崩燕鐵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璽寶授文宗疾驅而還晝則事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擐甲冑繞幄殿巡警不寐者凡三日達上都遂與諸王大臣陳勸復正大位已亥文宗復即位於上都十二

月丁亥文宗以燕鐵木兒
祖父薛都察溧陽王魯日祖妣
父土土哈昇王祖妣太塔伊
玉哥也先帖你公主察吉
月文宗欲昭其勳詔命禮部
於北郊至順元年五月乙丑
以報大勳下詔命獨爲丞相
兒勳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
月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
太師太平王答剌罕
大勳勞于王室封其魯
王龍徽溧陽王夫人祖
昇王夫人父牀兀兒
爲揚王夫人三年二
尚書馬祖常製文立石
帝又以屢領寵數未足
尊異之畧曰燕鐵木
義以成功致治平於期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右丞相録軍國重事監脩
國史提調燕王宮相府事太
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
揮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法
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
官負人等敢有隔越聞奏
事闕徹伯脫脫木兒等
之也的迷失脫迷失謀
掩捕按問皆誅之二年二月
南三月賜鷹坊百人十一月
孟子辛百以燕鐵木兒
學士院事賜龍慶州之
惡其權勢之重欲謀害
燕鐵木兒即率欽察軍
爲建第於興聖宮之西
癸未詔養其子塔剌海
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
園池水礎土田又賜平

江松江江陰蘆場等地因言平江松
江圩田五百頃有奇粮已
官以所得餘米贍弟撒敦詔
從之四年文宗大漸遺
詔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
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羣臣
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年
方幼冲豈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懽貼睦爾出居廣西
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
良鄉具鹵簿迎之燕鐵木兒與之並馬而行於馬上
羣臣相告以國家多難
使奉迎之故而妥懽貼

雖爾孛無一言酬之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
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其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留
數月而心志日以膠亂先是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
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乘輿定
帝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
日遽還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
家男女列坐名爲奮會見座隅一婦色甚美問曰此
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燕鐵木兒
日甚體寵溺血而薨燕鐵木兒既死妥懽貼睦爾即
位甚爲順帝乃以撒敦左丞相唐其勢爲御史

夫元統二年四月命
馮翊府達魯花赤授撒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
軍國重事參劾軍榮禄
爲食邑宿世子孫九死贈燕鐵木兒太師公忠開
濟弘謨同德協運佐命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德王謚忠武至元元年三月
立燕鐵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是時撒敦已死唐
其勢爲中書左丞相伯顏獨用事唐其勢忿曰天下
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撒敦弟
答里商蓄異心交通所親
以危社稷帝數召答里不至郊王徹徹禿遂發其謀
六月三十日唐其勢伏兵東郊身率勇士突入宮闕
伯顏及完者帖木兒定住闕里吉思等掩捕獲之唐
其勢及其弟塔剌海皆伏誅而其黨北奔答里所答
里亦遁去帝以其殺使者叱兒哈倫阿魯灰用以禍旗帝
意不釋諭之不教阿斯而率其黨和尚剌等逆戰
思監火兒不哈剌那海等所敗遂奔亮火帖木
兒命孛羅亮火兒不花追擊之力窮勢促阿魯渾察
里等送上都戮之亮火帖木兒自殺怯薛官屬
亦預唐其勢之謀殺伯顏後拾符育司員役

其喜侯誅初唐其勢寡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牽
剌海是匿皇后坐下后赦之以衣在右曳出斬之而
顏后衣伯顏奏曰豈有兄弟爲逆而皇后黨之者乎
執后后呼帝曰陛下赦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
赦耶乃遷皇后出宮最酖之于開平民會遂薄録庶
其勢衆

伯顏

伯顏蔑兒吉解氏魯公父撾馬哈兒給事宿衛大父
禪海從憲宗伐宋歿於王事父謹只兒總宿衛隆福
大后宮伯顏弘毅深沉遠識世祖即位五年從北征海都五年從至迭
怯里古之地力戰又至哈剌塔之地累捷功爲諸將
先十年斡羅思失班等逃奔察八兒之地武宗命伯
顏追降之十一年武宗大會諸王劉馬於和林錫號
曰伯顏援都兒武宗即位拜吏部尚書俄改尚服院
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十一月拜尚書平章政
事特賜蛟龍虎符領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
魯花赤三年加特進延祐三年仁宗命爲周王常侍
府常侍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詔陛御史
大夫六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年拜陝西行臺

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復遷南臺御史大夫泰定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天曆二年遷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以二千頃賜帝師祝釐公百頃賜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給衛士不及其半宿衛豪貴毒民者必深治之鼓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八月丞相燕鐵木兒遣明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懷王於江陵道過河南使以謀窓告伯顏伯顏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覩萬一爲已言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頓望即集會計倉廩府庫所有穀粟金帛之數秉輿供御宇宙富及賞賚犒勞之用輸明年田租及貨徒旅委積士馬勿備供億之須靡不備至不足則徽州縣募民商久貨貲約倍息以償之不足河南者輒止之以給其費徽發檀凌濠池修戰守之具嚴徽邏斥堠日被堅執銳與僚佐曹掾籌其便宜即遣蒙哥王又使羅里歹燕鐵木兒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効伯顏別募勇士五千人以迎帝于南而弟勃兵於侯桑乾政脫別台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今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輩之不可成

也我等圖保性命他何計哉伯顏不從其言其夜脫別台手刃欲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殺之奪其所部軍器及馬千二百騎懷王命撒里不花拜伯顏河南行省左丞相懷王至河南伯顏屬櫜鞬擐甲冑與百官父老導入咸祠伏稱萬歲即上前申謝勸進懷王辭金鎧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鷹文豹賜伯顏明日扈從北行九月懷王即皇帝位是爲文宗特加伯顏銀青榮祿大夫仍領宿衛尋加太尉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楮幣二十五萬緡進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中丞政院使天曆二年正月拜太保二月加授儲慶使加賜虎符特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未幾明宗即位文宗居東宮拜太子詹事太保開府如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文宗嗣位加儲政院使三年正月拜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文宗以伯顏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特命尚世祖闊出太子女孫曰卜顏的斤賜虎士三百怯薛丹百默而吉軍百隸左右宿衛又賜黃金雙龍篠鑣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爲明勞又命凡宴飲視諸宗王禮二年八月進秦濬寧王特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

三世爲王又加伯顏昭功宣毅萬户忠翊侍衛都指揮使八月文宗崩十月伯顏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子懿璘質班是爲寧宗十一月寧宗崩四年六月順帝至自南服入践大位嘉伯顏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元統二年進太師秦章閣大學士領太史院無領司天監威武阿速諸衛奏復經筵知經筵事十一月進封秦王繼領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宮相諸内府總領蒙吉欽察斡羅思諸衛親軍都指揮使三年六月唐其弟烙剌海拔都兵又親率師往討

社稷伯顏奉詔誅之餘黨稱兵又親率師往討擊破其衆七月伯顏鴆殺皇后伯牙吾氏爲匿唐其勢塔剌海于后宮伯顏怒曰豈有息衆謀不軌而婦女黨之者乎遂鴆之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場伯顏以荅剌罕之號俾世襲之至元元年伯顏贊帝率遵舊章奏寢妨農之務修海内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德萊蕪冶鐵一年罷京坻漕户雜徭減河間兩淮福建鹽額歲十八萬五千有奇賑沙漠貧户及南北饑民至千萬計帝允而行之其知經筵進日當進講必與講官敷陳格言以盡啓沃之道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

有旨雄麗視諸王邸伯顏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四年
求解政柄三宮交勉留五年十月詔爲六丞相加號
元德上輔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鐫刻如前先數日
伯顏面奏請以賜田歲入所積鈔一萬錠賑帖列堅
末隣納隣三道驛置及關北十三驛之困乏者然伯
顏自誅唐其勢之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
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姦謀帝忌之初伯顏欲以其姪
脫脫宿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
奴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
政令日修而衛士撓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

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衛儀衛
反落落如晨星勢燄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一
已脫脫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
信遣阿魯世傑班日以忠義與之往復論難益知其
心無他遂聞于帝帝始無疑是年車駕自上都還京
伯顏數以兵巡行紅城諸處歸輦在後三人謀益堅
伯顏不知益逞凶虐構陷郯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
允輒傳旨行刑復奏睒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
寬徹普化辭色憤厲不待旨而行帝益忿之伯顏且
日益玄威鍛鍊諸獄延及無辜六年二月伯顏自領

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告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無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欲有所爲遂與世傑班阿合合議白于帝戊戌脫脫乘惡拘門鑰受密旨領軍阿魯世傑班侍帝側傳命是夜帝御玉德殿立符撥發號令詳見脫脫傳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四鼓命只兒見歹奉詔往柳林出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已亦伯顏遣人来城下問故脫脫佯城門上宣言木兒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素不許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

爾魯見子殺父事耶父老曰不然皆見子殺父惟見臣殺君伯顏傾首有慙色三月辛未詔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病死于龍興路驛舍

馬札兒台

馬札兒台世系見兄伯顏傳馬札兒台蚤亾從武宗後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敏達仁宗說之及立爲皇太子以爲中順大夫典用太監尋遷吏部郎中陞侍郎進兵部尚書遷利用卿進度支卿轉同知典瑞院事陞院使歷大都路達魯花赤佩虎符領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四年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

史關陝大饑賑貸有不及者鑿出私財以周貧民所
活甚衆轉太府卿德使政宣政使三遷皆
仍太府卿佩元降虎符領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
魯花赤拜御史大夫仍領高麗女直漢軍無右衛阿
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承徽寺尋遷知
樞密院事無前職加提調武備寺事加金牌領欽察
鬬鬬帖木兒千户所又仍以知樞密院事加鎮守海
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餘如故至
元三年議進爵封王辭以兄伯顏既封秦王兄弟不
宜並王乃拜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邊至鎮邊民歲
有徭役悉蠲除之後爲定例六年伯顏既罷黜召拜
太師中書右丞相奏罷各處船户提舉廣東採珠提
舉二司無領右衛阿速軍又無領群牧監未幾以疾
辭帝優詔起之其請益堅遂以太師就第明年以冀
子脫脫爲右丞相而封馬扎兒台爲忠王至正七年
別兒怯不花讒于帝詔安置甘肅以疾薨年六十三
馬扎兒台所至不以察察爲明赫赫爲威僚屬各効
其勤至於事功既成未嘗以爲已出也以仁宗寵遇
之深忌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
必持獻廟中仁宗嘗建寺雲州九峯嶺未成而崩爲

扎兒台以私財成之曰是雖未足以報先帝之恩而
先帝嘗駐蹕於茲誠不忍過其所而坐視蕪廢也又
建寺都城健德門東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林
儒臣製詞立碑仍賜旌忠昭德之額長子脫脫次子
也先帖木兒
脫脫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
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曰記者
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二
石年十五爲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天曆元年入覲文宗見之悅曰
成製提舉司達魯花赤二年
子後必可大用遷內宰司丞無前職五月命爲尚
司丞至順二年授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
統二年同知宣政院事無前職五月遷中政使六月
遷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唐其勢陰謀不軌事覺
伏誅其黨答里及刺刺等擁兵外應脫脫選精銳與
之戰盡禽以獻歷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
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四年進御史大夫仍
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慶元路山之渾河帝將畋獵脫脫諫曰古者帝
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

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金紫光祿大夫無紹熙宣撫使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救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隨意賞賜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懷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亹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今晉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不花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意未上伯顏促之令監察御史以告脫脫脫曰別兒怯不花邪別兒怯不花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遽講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亦度決不可廢盍先爲上言之

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召顏知出於脫
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
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
脫脫罪也又伯顏擅賦宣
徽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
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
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
不可不審議論之際左右
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未見
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
之威此輩首利富貴其謀
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
乃延二人于家置酒
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
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
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
宿衛士拒伯顏戊戌遂拘
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輦
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
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
章政事只兀歹書述柳
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
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詳見伯顏傳

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於
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
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
宿衛士拒伯顏戊戌遂拘
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輦
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
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
章政事只兀歹書述柳
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
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詳見伯顏傳

中事定詔以馬扎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
院事虎符恩詔衛親軍都指揮使提調武備寺阿速
衛斡耳朵所屬紹熙等處軍民宣撫都總使宣恩九羅
思護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昭功萬户府都
總使十月馬扎兒台移疾辭相位詔以太師就第至
正元年遂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録軍國重事詔天
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法復行太廟
四時祭雪鄉王徹徹禿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
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減益額蠲負
通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脫脫實領經筵事
中外翕然
都城外開
役丁夫數
宋三史命
下帝嘗御
無事宜留
是觀世祖
書以遵帝
脫家每有
風暴雨山
爲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李羅等言人
量開放金口水欲引通州船至麗正門
訖無成功事見河渠志三年詔修遼金
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領其
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
聖學頗開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
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格宗所授
悦皇太子愛敬識理達讜嘗保育于脫
疠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還烈
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皇太子

覃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脫脫乃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於健德門外爲皇太子祝釐其費爲鈔十二萬二千錠四年閏月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鄰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嬴且術者亦言年月不利乃上表辭位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西賞賚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以領之七年列兒慧不花爲右丞相以宿衛諸貴子弟分典禁兵馬扎兒台忙兀台等皆出其門下稍粗及至其地馬扎兒台安之後移西域撒思之池至河召還甘州就養十一月馬扎兒台薨帝念脫脫勳勞召還京師八年命脫脫爲太傅提調宮傅綜理東宮之事九年朶兒只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復爲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白事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衛屯衛內外爲皇太子祝釐其費爲鈔十二萬二千錠四年閏察二衛內更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五月居母喪帝遣近臣喻之俾出理庶務於是脫脫思烏古孫良楨稟伯遂汝中楨伯帖木兒等爲僚屬皆

委以腹心知也吏部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吳思誠言其不可脫脫不悅叱而終變鈔法而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為大臣者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河患即難若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便發河之寄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羣臣不識脫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吳思誠言其不可脫脫不悅叱而終變鈔法而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為大臣者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河患即難若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

南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決堤成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事見河渠志於是天子嘉其功賜世襲荅剌罕之號又勑儒臣歐陽玄製河平碑以載其功仍賜淮安路為其食邑郡已長吏聽其自用已而汝潁之間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為號襲樊唐鄧皆起而應之十一年脫脫乃奏以參議中書省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詔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晉寧入城仍為御史大夫

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脫
脫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爲湖廣行省
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
敢言事十二年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脫脫請
自行討之以逞魯曾爲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
驍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師次徐州攻其
西門賊出戰以鐵鎖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奮
擊之大破其衆入其外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賊
不能支城破芟麻李遁去獲其黃纚旗鼓燒其積聚
追擒其僞千户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

事普化等即軍中命脫脫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趨還
朝而以樞密院判知禿赤等進師平潁亳師還賜上
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錫燕于私第詔改徐州爲
武安州而立碑以著其績十三年三月脫脫用左丞
烏古孫良楨右丞哈台議免田京歲以二人兼
大司農卿而照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
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
歲乃大稔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
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既除淮一切庶政悉
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應選官屬從行稟受節

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歲皆捷分遣兵平六合城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閏察兒知樞密院事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桓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章奏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桓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用寶禮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又不行脫脫將出師也以汝中桓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汝中桓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以其有功於己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帖木兒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奏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

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龍荘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特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既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雪雪節制容省副使哈剌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扱刀刎脛而死初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

永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流脫脫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門脫脫長子哈剌章肅州安置欽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產簿録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冀辭以絶之九月遣官移置阿轉乞之地高惠以脫脫前不受其女故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尚舍卿七十六十六十六其地易棺衣以殮脫脫儀狀

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动
施社稷而不伐位極公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
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
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羣小急復私
讎君子譏焉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
冤於是詔復脫脫官爵并給復其家產召哈剌章三
實奴還朝而也先帖木兒先是亦已死乃授哈剌章
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奴知樞密
院事二十六年監察御史聖奴也先撒都失里等復
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
從此始錢粮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之
塗炭從此始設使脫脫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
我乞封一字王爵定謚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
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傳卷第二十五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侍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敕修

乃蠻台

乃蠻台太華黎五世孫魯祖曰孛魯禿曰阿禮吉失追封莒王謚忠惠父曰忽速忽爾罕國王追封薊王乃蠻台身長七尺擘靜有威性明果善斷射能貫札大德五年奉命征海都叛哇以功賜貂裘白金授宣徽院使階榮禄大夫七年拜嶺北行省右丞薨制募民守粮以餉邊是歲中書三十萬石用事者挾私爲

帝殺其數爲十萬民進退失措乃蠻台請于朝凡所
輸者悉震之以爲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至治二年改
其肅行爲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甘肅歲糴粟於蘭州
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各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
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亦集乃僅千里乃蠻
台下諭令轉者自寧夏徑趨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
緡天曆二年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大饑詔募
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露積關下初河南
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遏其糴至是關吏乃河南人
倘宿怨拒粟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而入其[illegible]京

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爲隊捕強食人者其
患乃已時入關粟雖多而貧民乏鈔以糴乃蠻台再
官庫未煅昏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用俟
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毀墻
屋以往乃蠻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毀
之民由是不敢毀及明年還皆得接堵如初拜西行
臺御史大夫賜金幣玩賑等物奉命送太宗皇帝舊
鑄皇兄之寶於其後嗣燕只哥解乃蠻台威望素嚴
至其境禮貌益尊至順元年還上都留守佩元降虎
符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知嶺北

行樞密院事封宣寧郡王賜金印尋奉命出鎮北邊
錫予尤重國初諸軍置萬户千户百户時金銀符未
備惟加纓於槍以爲等威至是乃鑄台爲請于朝皆
得綰符後至元三年又以安邊睦鄰之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
文豹國制以此爲桓恩六年拜嶺北行省左丞相仍
前國王知行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遷遼陽行省左丞
相以年踰六十上疏辭職歸念其軍士貧乏以麥四
百石馬二百疋羊五百頭徧給之八年薨于家帝聞
之震悼命有司厚致賻儀詔贈德忠宣惠綏遠輔治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王謚忠穆
子二長野仙溥化入宿衛掌速古兒赤特授朝列大
夫給事中拜監察御史繼除河西廉訪副使淮西宣
慰副使累遷中書參知政事由御史中丞爲中書右
丞次晃忽而不花

朶兒只 木華黎六世孫脫脫子也朶兒只生一歲而
孤稍長倜儻宿衛事毋至甚喜讀書不屑屑事章句於
古君臣行事忠君愛民之道多所究心至治二年授
中奉大夫集賢學士時年未及冠一時同寅如郭貫

趙世延鄧文原諸老皆器重之天曆元年朶羅台國王自上都領兵至古北口與大都兵迎敵事定文宗殺朶羅台二年朶兒只襲國王位寵踰上都諂便送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四年朶羅台弟乃蠻台恃太師伯顏勢謂國王位乃其所當襲憩千朝伯顏妻歆得朶兒只大珠環價直萬六千錠朶兒只無以應則陰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買我縱不為設為之亦我宗族人耳於是乃蠻台以賂改得為王而除朶兒只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安靖為治民不擾六年遷河南行省左丞相為政如在遼陽時是河南汝孟為亂以誅誤連繫者千百計朶兒只至頗知其寃力欲直之而平章政事納麟乃元閣官執其說不從已而納麟還言于朝以謂朶兒只心徇漢人朶兒只為人寬弘有度亦不卹也至正四年遷江浙行省左丞初時杭城荐經灾燬別兒怯不花先為相庶務寬紓朶兒只繼之咸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州寇竊發朶兒只調遣將士捕之威信所及數月即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杭之耆艾請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朶兒只辭之曰昔者我公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尔父老有愛

共哀哉於尔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
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
為七年召拜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秋拜中書左丞
相冬陞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太平為左丞相是時朝
廷無事稽古禮文之事有廢必舉請賜經筵講官坐
以崇聖學選清望官專典陳言以求治道歷守令六
臺治沈僧尼舉隱逸士事見太平傳歲餘留守司行
致賀禮其物先留鴻禧觀將饋二相呆兒只家臣寓
觀中察知物有豐殺其致左相者特豐家臣具白丸
[illegible]之呆兒只回彼縱不送我亦又何怖即命受

之郊王家產既籍于官呆兒只俾掾史錄其數明日
掾史以復韓嘉訥為平章不知出丞相命勃然變色
叱掾史曰公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令客着使
扶出呆兒只不為動知者咸服其量九年罷丞相位
復為國王之國遼陽十四年詔脫脫總兵南討中書
參議龔伯遂建言宜分遣諸宗王及異姓王俱出軍
吳王呆爾赤厚賂伯遂獲免呆兒只獨曰吾國家世
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吾豈暇與小子輩[illegible]賄
賂哉即領兵出淮南聽脫脫節制脫脫遣呆兒只攻
六合拔之既而詔削脫脫官爵罷其兵權呆兒只乃

以本部兵守楊州十五年薨于軍年五十二初朶兒只爲集賢學士從其從兄丞相脩往在上都南坡之變脩往過害賊臣鉄失未斤鉄木兒等并欲殺朶兒只其從子朶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怯薛官失都兒求免以故朶兒只得脫於難朶兒只爲相務存大體而太平則無理庶務一時政權頗出於太平趨附者衆朶兒只厲之凝然不與較然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歸爲賢相云二子朶爾直班

贈光禄大夫柱國王

朶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祖曰碩德父曰別哥帖木爾朶爾直班甫晬而孤育於從祖母拜住家稍長好讀書年十四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録于簿碩左右無能書漢字者朶爾直班引筆書之文宗喜曰世臣之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爲尚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元統元年擢監察御史首上疏請親祀宗廟赦命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脩刑政疎遠邪佞顓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以爲禎祥二

曰親杖郊廟三曰博選勳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
人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
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攬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
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振救饑民是時日
月薄蝕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爲災乃復條陳九
事上之一曰比日僤門漸啓刑罰漸差無功者蒙覬覦
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隳紀綱漸紊羣臣
何以示勸姦臣無所警懼二曰天下之財皆出于民
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干
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生也宜頒命中書省官二

員督責戶部詳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賞賚之
賜三曰禁中當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
法愈敝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以平民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
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
娼妓毋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大明殿桑爾直班當斜
正班次即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
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
俾又正班桑爾直班既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
桑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養奏可也臺為備
事不修延酣酒失火桑爾直班勤莫不守戒罹延燒宮

殿震驚九重撤迪傳旨免其罪桑爾直班又執不可
一日閱傳旨者八乃已丞相伯顏御史大夫嘉其勢
二家家奴枯勢為民害桑爾直班巡歷至濟州悉捕
其人致于法民大悅及還嘉其勢怒曰御史不禮我
已甚矣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荅曰桑爾直班知
奉法而已它不知也嘉其勢後子焉馬沙為數察親
宣指揮使恣橫不法桑爾直班劾奏之焉馬沙因集
無賴子欲加害會唐其勢被誅乃罷遷太府監改奎
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進承制學士皆兼經筵官又
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是時桑爾直班兼同

家子乃獨以(為)術侍帝左右世以為盛事至正元
年罷學士院除翰林學士承旨亦在經筵赤
歸翰林仍命桑爾直班知經筵事是時廉里巎巎以
翰林學士承旨亦在經筵赤多所啓沃禁中語秘不傳俄
班則為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禁中語秘不傳俄
遷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聽訟之際引論律令曲
當事情有同僚年老者歎曰吾居官四十年見公
論事於神人也宗王有殺其大母者桑爾直班與同
僚援實力請于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為淮東肅
政廉訪使遷(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又遷江西

行省左丞以疾不赴還養疾黃星山中起爲資正
院使五辛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
閣時纂集至正條格參爾直班以謂是書上有祖宗
制誥妄得獨稱一日奏諸文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
安可獨以爲書名時相不能從唯除制誥而已有以
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爲崇文監丞參爾直班它擬
一人以闔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參爾直班頓
首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它人臣
之罪也省臣無異焉帝乃悅陞右丞尋拜御史中丞
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童上爾上點御史大夫

憐真班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參爾直班曰若此則
臺綱安在乃再上章劾罷之尋拜御史大夫以疾辭
印綬辭職帝諭參爾直班曰卿其勿辭對曰憲綱陵
夷臣安得獨留帝爲之出涕參爾直班即杜門謝賓
客尋出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禄大夫至官詢
民所疾苦知弊事革冗濫薪炭諸貨皆藉卿民販貨入
城而貴宝僅妄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直又
其俗編柳爲斗大小不一豪賈射僧得以高下其手
民咸病之即訪有司屬防禁齊稱量諸物不墨集而
價自平又存恤孤老平準錢法清銓選法蒼要讀句

稽興廢隆起細畢舉苟有罪雖勲舊不貸王邸百司
聞風悚懼召爲太常禮儀院使俄遷中政使又遷資
正使會盜起河南帝憂之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
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紀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
節死義不渝於慈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
襄湖廣以絶後患又數論祖宗之用兵匪專於殺人
蓋必有甚逼焉今倡亂者止數人顧乃盡坐中華之
民爲畔逆豈足以服人心莫言頗迕丞相戚既意嘗
脫脫倚信左司郎中祐負外郎伯帖木兒故而
人因擅權用事而朶爾直班正色立朝所附麗立通

陝州危急因尚書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
商州隔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無程至奉元而賊已
至鴻門吏白消日署箚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
陽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爲嫌不相聚論事
朶爾直班曰多事如此惡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
章朶朶約五日一會集諸軍有旨命與朶朶便宜同討
賊即督諸軍復商州乃脩築奉元城墻募民爲兵出
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前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
銳列其功狀如虢虞毛萬謹軍甚
精銳列其功狀如虢虞毛萬謹軍甚

國家獲其用金州南與元鳳翔達奉元道里迂遠乃
開義谷創置十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
兒師敗于河南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十二
人劾奏之朵爾直班嘗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為平
章潮廣矣未幾命下果然也先帖木兒者脫脫之爺
章既上脫脫怒故左遷朵爾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
見黜閣中人遮道涕泣曰公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
不留乎朵爾直班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至直
慶聞江陵陷道路阻不可行或請少留以竢之不從
必達乃已湖廣行省時惟治灃州既至肇請置軍
法而接納粟者以官人心翁然汝中栢伯帖木兒言
於丞相曰不殺朵爾直班則丞相終不安蓋謂其帝
意所眷屬必復用耳乃命朵爾直班職專供給軍食
時官廩所儲無幾即延州民有粟者親予酒諭勸之
而貸其粟約竣朝廷須鈔至即還以直民無不從者
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之境民聞其名爭輸粟以助
軍餉右丞伯顏不花方總兵承順風旨數侵奪之朵
爾直班不為動會官軍復武昌至蘄黃伯顏不花百
計徵索無不給之猶欲言其供需失期達剌罕軍帥
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

未徒爲我黃口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循次謹之是無
人心也我黃口便當散還鄉里矣脫或遺國子尚教完
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則反加敬禮語人曰平
章勳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則失將不食吾餘
矣朶爾直班素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遂卒
于黃州蘭溪驛年四十朶爾直班立朝以扶持名教
爲己任薦拔人才而不以爲私恩留心經術尼伊洛
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嘗爲五言詩於字畫尤精翰林
學士承旨臨川危素嘗客於朶爾直班諫之曰明公
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爲留神於末藝朶爾直
班深服其言其在經筵陳大義爲多簡要不過
言各以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
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學本
之目也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君道之目也
宰輔臺察守令將帥贊御五者臣職之目也興學訓
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國政之目也帝覽而善之賜
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二子鐵固思帖木兒帖
木兒

阿魯圖傳 阿魯圖 木八剌 忽魯圖 由經 正監

阿魯圖傳 阿魯圖 木八剌 忽魯圖 由經 正監 父

襲職爲祐薩寧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旨遷知樞密院事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至正四年脫脫辭相位順帝問誰可代脫脫爲相者脫脫以阿魯圖薦五月詔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從駕行幸每同車出入一時朝野以三相協和爲喜時詔修遼金宋三史阿魯圖爲總裁五年三史成十月阿魯圖等既以其書進帝御宣文閣阿魯圖復與平章政事帖木兒塔識太平上奏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區宇典章圖籍皆歸祕府今陛下以三國事續命儒士纂修而臣阿魯圖總裁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機之暇乞以備乙覽

帝曰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繫甚重非儒士弗作文字也彼一國人君行善則國興朕爲君者宜取以爲法彼一朝行惡則國廢朕當取以爲戒然豈止儆勸人君其間亦有爲宰相事善則卿等宜倣效惡則宜監戒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善惡爲勉朕或恩有未至卿等其言之阿魯圖頓首舞蹈而出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丞相今郎中有所言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爲文字自有所陳郎中若居他官則可建言今居左

右司而違言是從欲顯一己自能言耳特置我輩於何地思謙大慙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廟堂即令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選強壯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倘欲其詳讞刑獄耳若不枉人不壞法必求強壯人耶左右無以答其爲治知大體類如此先是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害脫脫阿魯圖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言終不從六年別兒怯不花遂以爲右丞相位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凡監察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帝自陳帝必辯焉阿魯圖曰我博爾术世裔豈丞相爲難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蓋御史臺乃世祖所設置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相抗矣爾等無復言阿魯圖既罷去明年別兒怯不花遂爲右丞相不久亦去

十一年阿魯圖復起爲太傅出守和林遷甍無嗣

紐的該

紐的該博爾术之四世孫也早歲備宿衛累遷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廢處于家順帝至元五年奉使宣撫

達達之地整理有司不法事三十餘條帝是朝廷知其才陞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五年召拜中書平章政事遷知樞密院事十七年以大尉總山東諸軍守鎮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十八年田豐復陷濟寧進逼東昌紐的該以乏粮棄城退屯福寧東昌遂陷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居相位紐的該有識量處事平允倭人攻金復州殺紅軍據真州者訓奏遣人往賞資而撫安之浙西張士誠既降紐的該處置江南諸事咸得其宜士誠大服興知

臺民調藏子婦繫獄事

刑部官持其事久不決紐的該乃除刑部清吏與和路達魯花赤併決其事富民遂自縊死凡決是選不用私人衆稱其有大臣體已而遷罷翻遷知樞密院事嘗卧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之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此可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二十六年正月卒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
勅修

別兒怯不花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解氏曾祖忙兀以千戶從憲宗南征有功父阿忽台事成宗爲丞相被誅後贈和寧忠獻王別兒怯不花甚系八歲入典宿衛及武宗命侍明宗于藩邸尋入國子學爲諸生會明宗以周王出鎮雲南別兒怯不花從行至大同而還仁宗召入宿衛一日從容中望見其儀禁曼丑兵即

名對慰諭之八番宣撫司長乃其酋職襲
遠大將軍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既至宣布國家恩
信峒民感悅有累歲不服者皆喜曰吾故賢帥子孫
也其政違命率其十四部來受約束別兒怯不花以
其事入奏天子嘉而留之泰定三年特授同知太常
禮儀院事益從耆老文學之士雍容議論尋拜監察
御史明年遷中書右司郎中又明年陞參議中書省
事居二年除吏部尚書至順元年其兄治
自當諫止明里董阿子閭閻不當爲監察御史乃出
兒怯不花爲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丁內艱還京起復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米由海道達京師別兒怯不花董其事委
書遷徽政院副使擢侍御史特命領宿衛
夫宣徽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凡宿衛士有
薦用者往往所舉多其親暱至別兒怯不
歲久者舉之衆論翕服宣徽所造酒橫索
陶瓶甚多別兒怯不花奏製銀瓶以貯而索者益急止
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尋遷中
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
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漸省所
治吾寧忍

出鎮而火如此是我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
令録被灾者二萬三千餘戶戶給鈔一錠婺死者亦
如之又給月米二斗幼穉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爲
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亦皆仰
一年泛配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民附
其旁者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
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出禱
于神祠所禱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女婦莫不感
其恩名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四年拜中書
左丞相朝廷議遣使宣撫使問民疾苦察吏公貪廉

且選習北藩風土及知典故者俾別兒怯不花周行沙
漠洗寃除弊不可勝計又奏發使諭諸王賜以金衣重
寶使各撫其民毋踰法制於是内外震肅明年歲大饑
流民載道令有司賑之欲漂鄉者給路糧又録在京貧
民日糶以贍亦皆白上都潛中使數輩趣逮迎謁比見
帝親酌酒勞之七年遣右丞相明年御史劾奏別兒怯
不花而徽政院使高昌偰哲篤能十在
帝側爲辭帝遂不允乃出
御史大夫亦憐真班爲江浙
左丞相中丞以下皆辭職
詔復位大事以聞至各治其言章交至別兒怯不花益
不自安尋請居瀛海郡十年後子達普帖木而用

子朝送賜弘仁輔治秉文守正寅亮同德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太師追封冀王謚忠宣達世帖木而字原理
徒至中書平章政事有學識能世其家

太平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illegible]後賜姓蒙古氏名太
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初勝以非罪死太平年尚幼
泰定帝寵其父密而撫鞠之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
[illegible]齡儼然如老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又師事虞
中呂弼太平始襲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遷
[illegible]西漢中道廉訪副使文宗名爲工部尚書都主

奎章閣工事又除上都留守同知順帝元統初命爲
樞密副使尋陞同知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時中書
有參議佛家閻者儉人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事
寢不行太平辭疾卧家至正二年詔起爲中書參知
政事辭避右丞又辭會御史都君璧復劾佛家閻黷
之乃起就職宗室諸王歲賜廩食布幣不均太平請
於帝均其厚薄守令多失職請選臺閣名臣充之仍
遣使覈其治行其治最者則增秩賜金幣遼金宋三
史久未克脩至是太平力贊其事爲總裁官修成之
時粟貴而金銀賤太平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

不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
四年陞中書平章政事五
年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
饌之職太常禮儀使阿剌
於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
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
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
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班
丞相請于帝曰臣籍先臣
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
拜太平右丞相而只爲
右丞相太平辭帝不允仍
詔所司功臣傳特命太平同
詔修
正月
列上國王梁而只爲左
之蔭叅襲位國王睦於國
太平不與共事十一月
詔修國史蓋異數也太平請僧道有妻子者勒爲民
以減冗耗給校官俸以防虛冒請賜經筵講官坐以
崇聖學立行都水監以治黃河舉隱士完者篤執禮
哈郎董立張楫李孝光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
文之典有闕必舉平生好訪問人材不問南北必記
録于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既罷相出居西土會
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以全孝道
左右以爲難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
歿而不克葬詎爲善者不樂於息乎爲之固請以故
脫脫得還脫脫既得還朝即拜爲太傅然不知太平

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桓讒間成隙處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九年七月罷爲翰林學士承旨既又誣劾其過失而并論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借要宗室女脫脫之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撒馬篤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即卧病不起故吏因復勸太平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懼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河南盜起十五年詔命太平爲

江浙行省左丞相未行改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于濟寧時諸軍久出粮餉告不繼太平命有司給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州民不擾而兵賴以濟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番耕戰十六年移鎮益都未幾除遼陽行省左丞相羅粟以給京師處置有法所致甚多而民不擾十七年五月召爲中書左丞相時毛貴擾山東明年由河間入寇官軍屢敗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廷議遷都以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太平力爭以爲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于彰德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城遂安會張

士誠以浙西降而晉冀閔陝之間察罕鐵木兒屢以
聞奏聞於是中外人心翕然有中興之望矣太平又
以來民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謚有官者就官其
子孫人尤感動當時右丞相搠思監太平力爲解之曰堂堂宰
事覺刑部欲連逮搠思監家人以造僞鈔
相烏得有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搠思監既劾罷
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饋之二皇后奇氏與皇太子謀
欲內禪遣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平
不荅皇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賜酒甲前意太平依違
而已是時皇太子欲盡逐帝近臣及監察御史劾

帝親暱臣御史中丞禿魯鐵木兒未及奏而前劾御
史被遷爲他官皇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
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而歎曰善人國
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乎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
皇太子之志未及逞會紐的該死皇太子遂令監察
御史買住桑哥失理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
死以二人爲太平黨也太平知勢有不可留毅以疾
辭位二十年二月拜太保俾養疾于家臺臣奏言以
謂當時事之艱危政賴賢材之宏濟太平以師保兼
相職爲宜帝不能從會陽翟王阿魯輝鐵木兒倡亂

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乃言于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有同知太常院事脫歡者也先忽都故將也聞陽翟王將至乃引兵縛王至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致關下北邊以寧太平終不以爲己功未幾詔拜太傅賜田若干頃俾歸壽元帝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太平毋行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皇太子惡其既去而復留也二十三年令御史大

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帝正其罪詔乃悉如所擬宣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溯思監因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詩一篇乃自殺年六十三二十七年監察御史辯其非幸請加褒贈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有俊才累遷殿中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翰林侍讀學士皆兼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太平之爲相也務廣延才彥而也先忽都以丞相子又傾已下士以故名稱籍然已而被劾罷從親還奉元居六年召爲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除通政院使太平再相授知樞密院事遷太子詹事十九年群盜由開平東屯遼陽冬詔也

先忽都以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率師往討太平
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援懿州省治盜
踰遼河東奔而朝廷饒擾日甚罷爲上都留守尋改
宣政院使以丁內艱不起擢思監再相復奏强起之
即日監察御史也先帖木李好直又劾罷之已而擢
思監徇皇太子旨構成大獄誣老的沙蠻子按難達
識理沙加識理也先忽都及脫惟等不軌執脫憎假
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其事特命大赦
而擢思監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獄唯老的沙逃干

羅鐵木兒大同軍中蠻子按難達識理等遂皆

死也先忽都當貶撒思嘉之地道由朶思麻行宣政
院使桓州閭素受知太平因留居其地執政知其故
奏也先忽都遠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有詩集十卷

鐵木兒塔識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國王脫脫之子資稟宏偉補國
子學諸生讀書穎悟絕人事明宗於潛邸文宗初由
同知都護府直累遷禮部尚書進參議中書省事擢
陝西行臺侍御史留爲翰林待制書學士除大都留
守尋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秦中言右丞至正
改元陞平章政事伯顏專國務多所更張鐵木兒

塔識盡心輔贊每入奏言帝爲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二年郊鐵木兒塔識言大祀畢事必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事歲募富民和糴爲邊餉民雖稍利而費官鹽爲多鐵木兒塔識乃請別輸京倉米百萬斛儲于和林以爲備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高麗掠其貨表請没入其人以爲奴鐵木兒塔識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俄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刺探爲設果有之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兩浙閩鹽額累增而課愈虧江浙行省請減額鐵木兒塔識奏歲減十三萬引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爲苛嫉以立聲威建言建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其妻孥祖宗聖訓人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爲令近畿飢民爭赴京城奏出賑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寺觀爲廠食之所活不可勝計居歲餘遷平章政事位居第一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

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貴民買其籌貼以爲利鐵木兒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絶七年首相去位帝召　木兒塔識諭旨若曰爾　先朝顧有勞績爾實能世其家今命汝爲左丞相鐵木兒塔識扣頭曰辭不允乃拜命鐵木兒塔識脩飭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陛辭親授帝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千萬石置泌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僧人與

龍衮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陞爲三品歲一奔詣闕進諸生而奬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設鐵木兒塔識奏復其規起朕合張元祐等四人補弊之政以次興舉中外咸悅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年四十六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學術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帝嘗問爲治何先封曰法祖宗帝曰玉文統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以王道告君

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
當遠之又何足取乎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
時在衆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
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永優鐵木兒塔識曰
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
惜哉識者誦之時脩遼金宋三史鐵木兒塔識爲總
裁官多所協贊去

達識帖睦邇

達識帖睦邇字九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

補官爲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揀實
院同知樞中書右丞翰林承旨遷太司農至正七年
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又入爲大司農九年
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沅靖柳桂等路徭獠竊發朝
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達識帖睦邇謂寇情不
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
左右丞參政分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
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户府益以戍兵朝廷皆如其言
已而諸徭獠悉降名還復爲大司農十二年台州方
國珍起海上達識帖睦邇奉詔與江浙行省參知政

臺樊執敬往詰諭之明年盜起河南拜河南行省平
章政事至則修城池飭備禦賊不敢犯其境遷淮南
行省平章政事十五年入爲中書平章政事時中書
庶務多爲吏胥遲留至則責委提控掾史二人分督
左右曹悉焉剖決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尋兼知行
樞密院事許以便宜行事時江淮盜勢日盛南北阻
隔達識帖睦邇獨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
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爲高下於是議議紛然所
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爲意十六年正月張士
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達識帖睦邇即棄城遁于富

隔萬户普顔篤奴力拒之而苗軍帥楊完者時駐慶元
亦引兵至助走張士誠達識帖睦邇乃復引兵還
睦邇以完者爲海北宣慰使都元帥鎮江浙行省
參政至是遁陞右丞而苗軍素無紀律爲鈔掠所
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邇方倚完者以
遏故完者益驕日肆而不可制至正十
爲完者所敗士誠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
牙嘗爲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爲
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乘而書詞多
不遜完者怒縛之達識帖睦邇不可曰殺昔在淮南

嘗招要士誠知其以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勸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公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以爲請達識帖睦邇遣外爲正詞然實尊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丸尉莫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復叛逸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誠雖降而城池府庫兵穀皆自擁如故於是朝廷以招安張士誠召達識帖木兒功詔加太尉當是時

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屢出師不利士誠素欲圖完者而完者時又發娶平章政事慶童女達識帖木兒雖主其婚然亦甚厭之乃陰與士誠定計除完者營在杭城北不爲備復建德完者與其弟伯顏皆自殺其後事聞于朝贈完者國忠愍公伯顏衛國忠烈公完者既死士誠兵遂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邇徙居虛名

而已俄而士誠令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王
識帖睦邇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籍口吾以馭此
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爲其所脇但我
今若遜其事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
乃爲吳文書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
王即平江治宮闕立官屬時荅蘭帖木兒爲江浙行
省右丞相達識帖睦邇居嘉興事聞朝廷即
爲左右司郎中二人詣軍士誠多受金
帛數媒孽達識帖睦邇之短以故張氏遂有不相容
之語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數達識帖睦邇
咎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

非士信不可士信即一遍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爲江
浙行省左丞相徙達識帖睦邇居嘉興事聞朝廷即
就以士信爲江浙行省右丞相達識帖睦邇至嘉興
士信峻其垣墻鋼其門闥所以防禁之者甚嚴達識
帖睦邇皆不以爲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士誠
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爲請實授
于朝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皆不從至是既拘
達識帖睦邇即使人至紹興從普化帖木兒索行臺
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
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

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速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邇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師普化帖木兒字兼善荅蠻氏行臺御史大夫帖木哥子也累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時境内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行臺又爲張士誠所逼而死然論者以爲其死視達識帖睦邇爲差勝云

翰林士承旨知制誥兼修　國史院編修官臣宋濂等奉

勅修

太不花

太不花弘吉剌氏世爲戚官最貴顯太不花沉厚有大度以世胄入宮累遷雲南行省右丞歷遍政使上都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爲丞相力薦太不花可大用召入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太平既罷脫脫復爲相太不花因嘗於脫脫謀欲害太平衆皆是不平之十二年盜起河南知樞密院事

老章曰師久無功詔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尉將兵往代之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詔降服叛動合事宜軍聲大振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總大兵征高郵寻詔奪其兵柄而隆太不花本省左丞相與太尉月闍察兒樞密知院雪雪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聽節制而太不花乃以軍士乏粮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十五年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惰功虐民之罪於是天子下詔盡奪其職俾率領火赤溫從平章政事荅失八都魯征進頓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御湖廣荆襄諸軍招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爲中書左丞相太不花聞之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朝廷朝廷召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我反在外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江而沂梁宋太尉乃反勦兵而退以養銳爲名其後賊犯梁而猶養甲不進時旺學太不花俱已稍諫之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邪若等毋多言我

自有神算也既而繼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于彰德衛輝饋餉不乏總蠻延不可制朝廷以爲憂兩遣重臣諭以密旨授之成算而太不花怙不爲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惡之十八年山東賊愈充斥太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山東既渡河即上疏以謂與數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爲先請漕運行軍蕭何餽糧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者如今太平至

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其意實欲平欲其至軍中即害之也時參知政事卜顏帖木兒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童不進兵太不花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兒爲右丞之日嘗劾其非亦加以失慢專制之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而太平與太不花又有隙會其疏來上以其欲害己也遂諷監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而於帝前力諸之於是乃下詔削其官爵奪其兵柄要置于蓋州敎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太不花聞常

詔夜馳詣劉哈剌不花求救解劉哈剌不花故部將也以破賊累有功拜雄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駐兵保定見太不花來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曰丞相國家柱石有大勳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是必讒言間之耳我當自往見上言之丞相毋憂也哈剌不花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狀故哈剌不花具以其故告之太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今詔已下尔乃敢輒妄言邪不審處禍將及尔矣哈剌不花聞太平言畏懼禁不能發太平度太不花必在哈剌不花所即語之曰尔能致太不花以來吾以尔

見上尔功不細矣哈剌不花因許之太平乃引入見帝賜賚良渥初劉哈剌不花之爲部將於太不花出與倪晦者同在幕下太不花每委任晦而哈剌不花計多阻不行哈剌不花心嘗以爲恨衆是知事已不可解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於路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嘗祖闊闊台元初隨大軍收河南至祖乃蠻台父阿魯温皆家河南爲頴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幼嵩嶷不群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脩眉巨目左顧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

吾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
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
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詣義起兵
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
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
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爭將兵
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十
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鄭許嵩洛察罕帖木兒
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乱渡
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
之餘黨棚河洲北遂定朝廷奇其功
除中書刑部待部郎中議大夫苗軍以榮陽叛察罕
帖木兒夜襲之圍其衆幾盡乃結營苑中牟已而淮
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擾中牟營察罕帖木兒
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
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
賊中堅城勢遂破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
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
階嘉議大夫繼而賊西陷陝州斷絶函勢欲趨秦晉
知樞密院事咨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

木兒與李思齊往攻之寧帖木兒即皷行而西夜
被殺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
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
焚焉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
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循平陸掠安邑踰晉
南鄙察罕帖木兒追襲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
津趍木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以功加
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寇出襄樊
犯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直趍長安至灞上分道
掠同華蒲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帖木

兒即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蘭輒勝殺獲
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
復關陝有大功授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
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
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
圍之厚兵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
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
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忽
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朝廷徵西方兵入援

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滄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度
清淶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發卒
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
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巨還察罕帖
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
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之
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
吾兒谷屯井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
輒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
[illegible]肅清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天子

[illegible]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
[illegible]實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
號召群盜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
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徇太行南守鞏洛
而自將中軍軍汜水懷入汴城合
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
陽而自將精騎銳意來援賊
先遣引去因追至虎牢察成皇
巷平章政事忻兼同知行樞密
院事便宜行事十九

[illegible]察哥帖木兒圖復汴梁五[illegible]以大軍攻[illegible]城先發
[illegible]南道出汴南略歸德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
[illegible]河水陸並下略睢南蒙[illegible]
[illegible]過[illegible]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陵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
外城寨[illegible]帖木兒自將鐵[illegible]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
[illegible]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illegible]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
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illegible]東城偪城出追伏兵鼓噪
赴[illegible]擊破之又令弱卒[illegible]柳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
弱者佯[illegible]走濟城西因突
騎縱擊悉擒其衆賊[illegible]自是

[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折[illegible]貝宗善[illegible]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東門遁走獲僞后及[illegible]
章[illegible]會[illegible]貨無算[illegible]
旬日河南悉[illegible]
行省平章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天
[illegible]不復還京師[illegible]至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海瀆乃復至察罕帖木兒
陝州劉聚河洛江淮而重兵屯
于里乃日修車艦簸兵甲務農
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
寧定而答失八都魯之子曰
同知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
不聽事見本紀及答失八
冀晉既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
朱兒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
察罕出井陘遼沁軍出鄭澤潞軍出
磁州懷衛軍出
白馬及汴沿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
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皷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
月師至益河遣其子擴郭帖木兒
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
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擾山東久軍民
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
東平濟寧諸大軍猶未渡群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
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販間道出
賊後南略泰安通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衍瀕海郡
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

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并敗
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
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行河南山東
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移
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
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
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
矣二十二年時山東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
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帖木
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

曳帖木兒行樞密院營望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
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
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二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
遂爲王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
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
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曰東當大
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
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
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
封忠襄王蓋獻武及葬賜賻有加改贈宣忠翊運弘

仁孜節功臣追封潁川王改諡忠憲食邑沈丘縣所
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溫汝陽王後又進對
梁王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銀青榮祿大夫太尉
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
事襲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
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兀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
真城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
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保以兵
取菅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
男自幼養以為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是

然無事擴廓帖木兒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為
安宇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沒復數以兵爭疆畔
雖屢解諭之而讎隙日深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奏
知樞密院事秃堅帖木兒得罪於皇太子皇太子欲誅之
皆奔于大同為宇羅帖木兒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
帝數為皇太子寬其事而皇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
則傳旨密令宇羅帖木兒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竄
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
重於擴廓帖木兒時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宇羅帖
木兒搆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

因誣孛羅帖木兒老的沙謀爲不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孛羅職而奪其兵孛羅帖木兒罪削其官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語在搠思監孛羅帖木兒傳七月孛羅帖木兒又與老的沙合黨堅帖木兒兵同犯關時擴廓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孛羅帖木兒既入朝據相位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帖木兒大舉以討逆賊丞相也速丘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孛羅帖木兒既伏誅帝詔白鎖住兵守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擴廓帖木兒左丞相擴廓帖木兒亦麾從入朝九月詔拜伯撒里右丞相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出乃與並相里累朝舊臣而擴廓帖木兒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帖木兒承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埒而

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
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謂受命出師不可中止
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帖
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帖木兒總其兵
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
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隙隟既
開遂成讎敵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
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示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擴
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固
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
太子之弃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
擴廓帖木兒與李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
得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
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
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師江淮擴
廓帖木兒第遣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翥高以
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
之顧乃戒殺詔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
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
分命擴廓帖木兒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

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秃魯以其兵與
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
東信地然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
命擴廓帖木兒終忤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闊保等實
叛擴廓帖木兒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即爲
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貊高善論兵尤爲察罕帖木
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
首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
沙普哈兒帖林沙伯頗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解雪
[illegible]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貊高闊

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
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脫因帖
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
屬悉令還朝凡擴廓帖木兒所總者軍在帳前者白鎖
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彛領之在山東者也
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
之擴廓帖木兒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秃魯
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
二十八年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
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

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
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帖
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守土官吏効順者與免
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帖木兒退
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
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
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詰擴廓帖木
兒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
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濮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貊
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
退一日謀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
擊之大敗其衆貊高閔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
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
黜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悃帝尋亦悔悟
下詔滌其前非於是
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
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三太傅中書右丞
相孫翥趙恒並復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遣兵遂
趨山東兗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
復汴洛未幾也遣兵遂潰兗魯思齊兵亦柔當出面

擴廓帖未見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焉已
不可為矣已而
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
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衆西

42-11599